

官版

帝鑑圖說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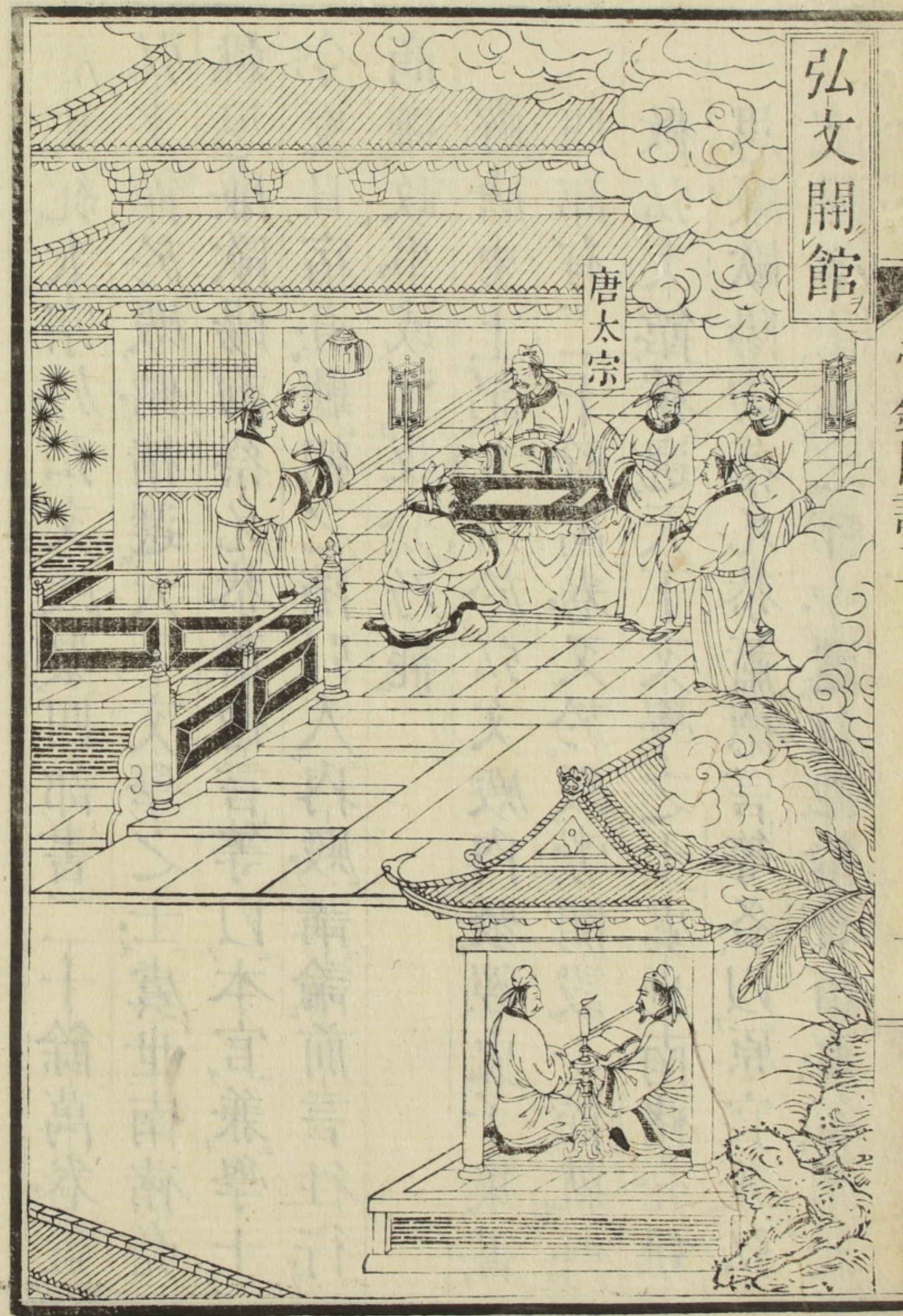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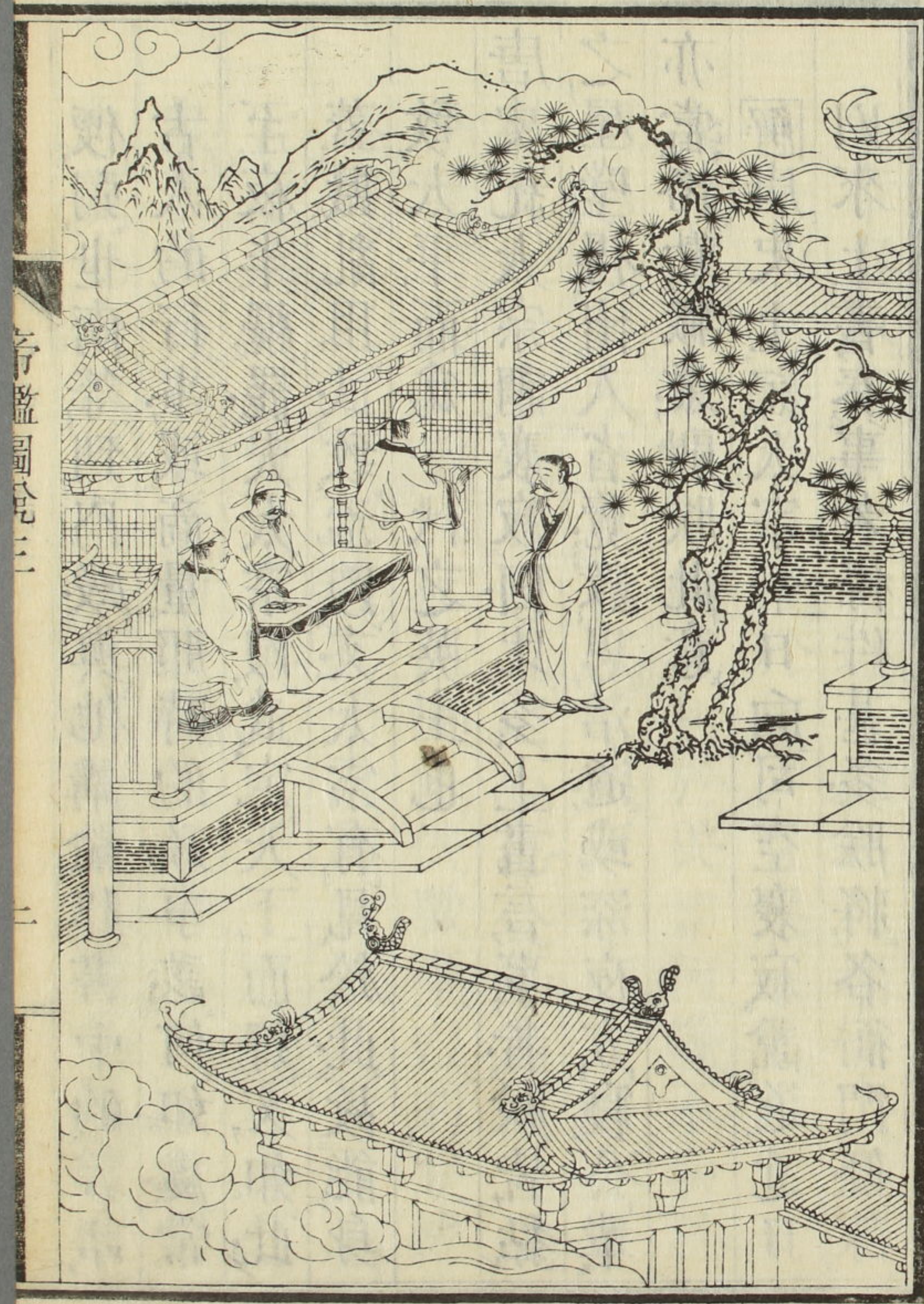
和装本





唐史紀太宗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夏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解唐史上記太宗於弘文殿內聚經史子集書四部有二十餘萬卷又於殿旁開設一館就叫做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各以原官兼弘文館學士處之館中還教他輪番宿直每朝罷



弘文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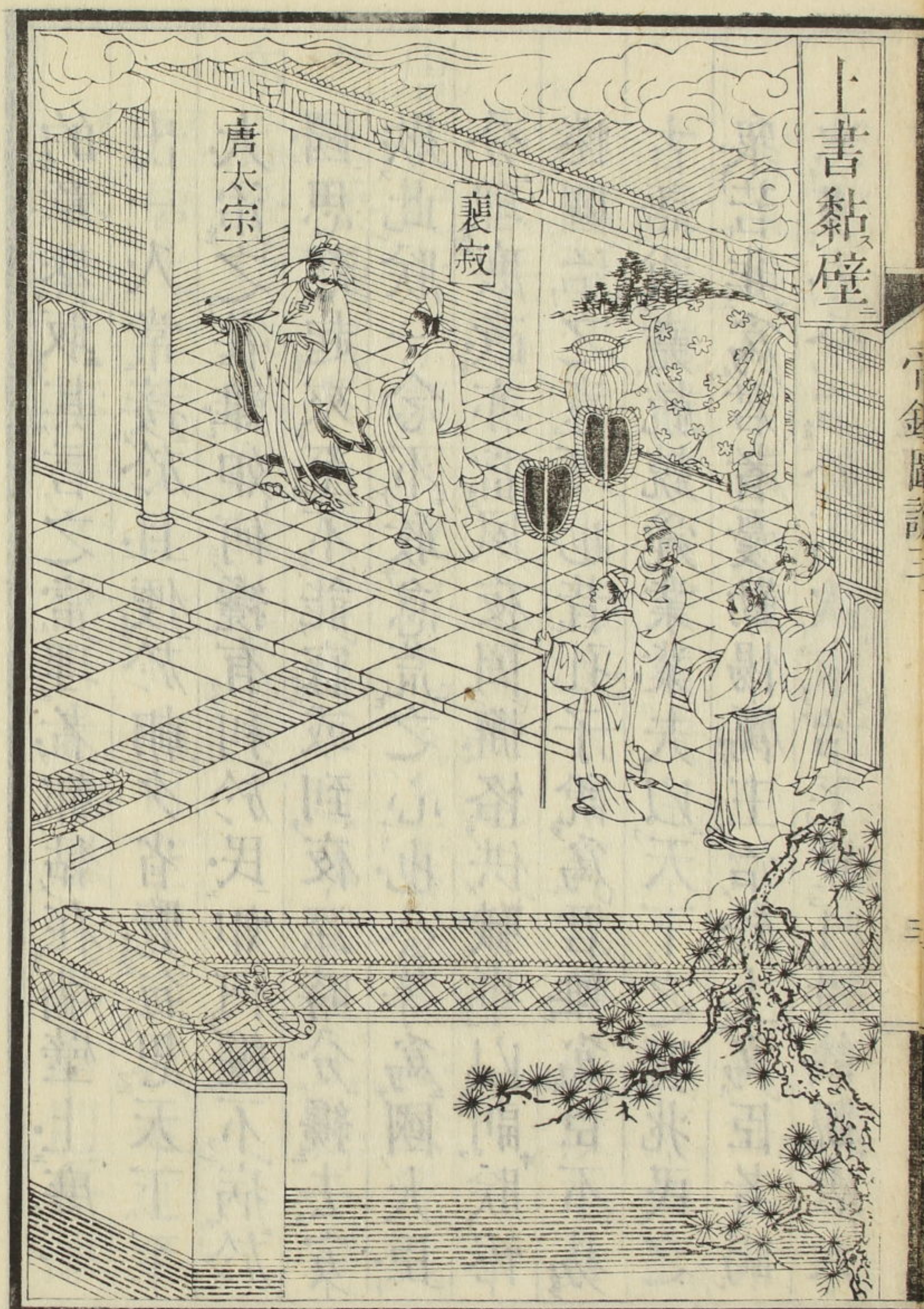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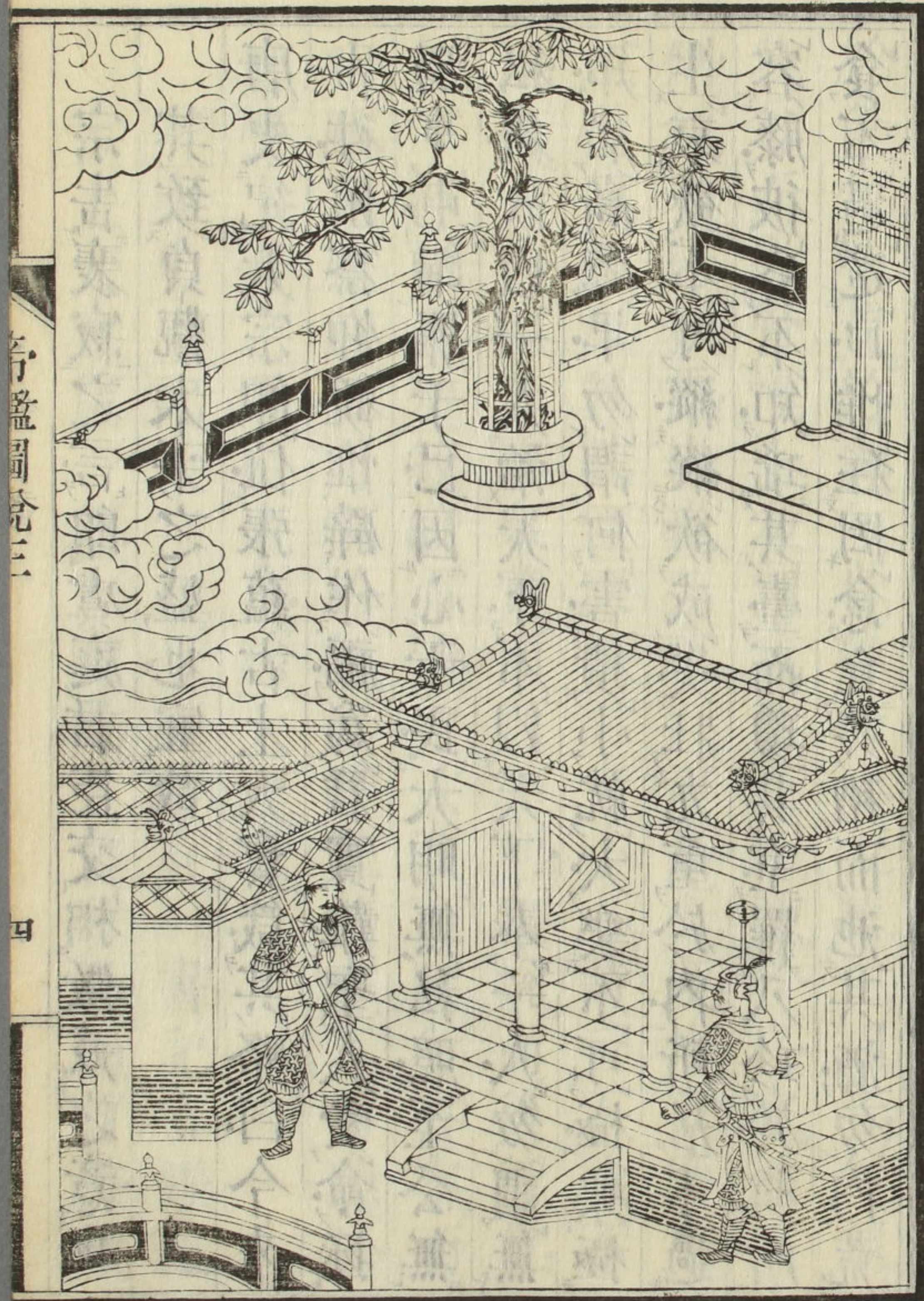
唐太宗

優引世南等到內殿與他講論那書中的言語古人的行事或商量那時的政事該何如處常至夜半纔罷夫太宗以武定天下而好文如此蓋戡亂用武致治以文太宗有見於此故能身致太平而爲一代之英主也

唐史紀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解唐史上記太宗一日向司空裴寂說道近日以來上書奏事者條件甚多朕將各衙門條陳

的章奏取其言之當理者都黏在牆壁上庶一出入常接於目優於朝夕省覽每思天下至大治之甚難如何纔有利於民如何纔不病於國思想起來至不能寐或到夜深時分纔去安歇此朕一念不敢怠荒之心也公等爲國大臣分理庶政亦當夙夜罔懈恪供職事以副朕倦倦圖治之意可也昔孔子說爲君難爲臣不易古語說兢兢業業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若非爲君者憂勤惕厲主治於上爲臣者竭忠盡力分治於下欲求治平豈可得哉觀唐太



上書黏壁

襄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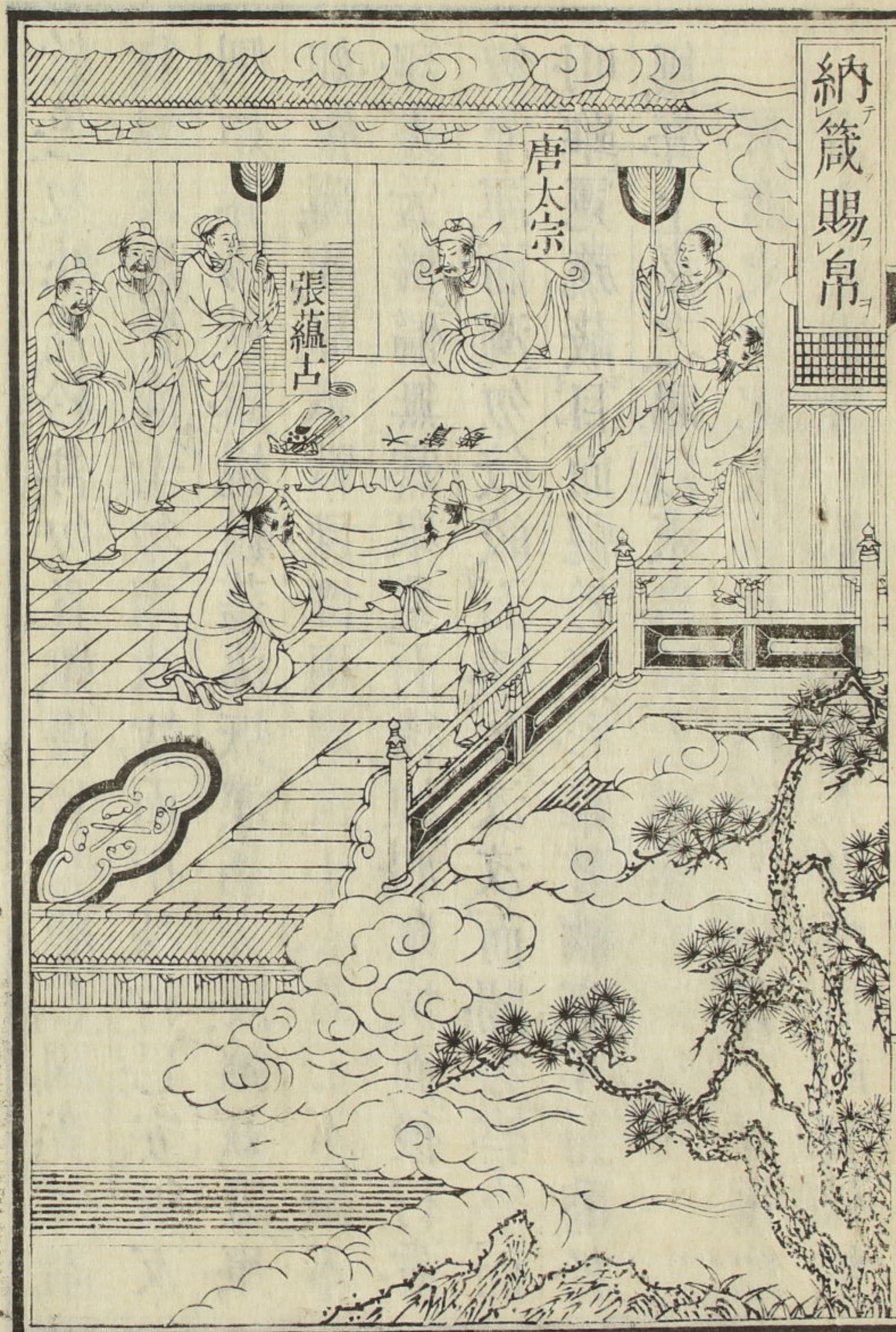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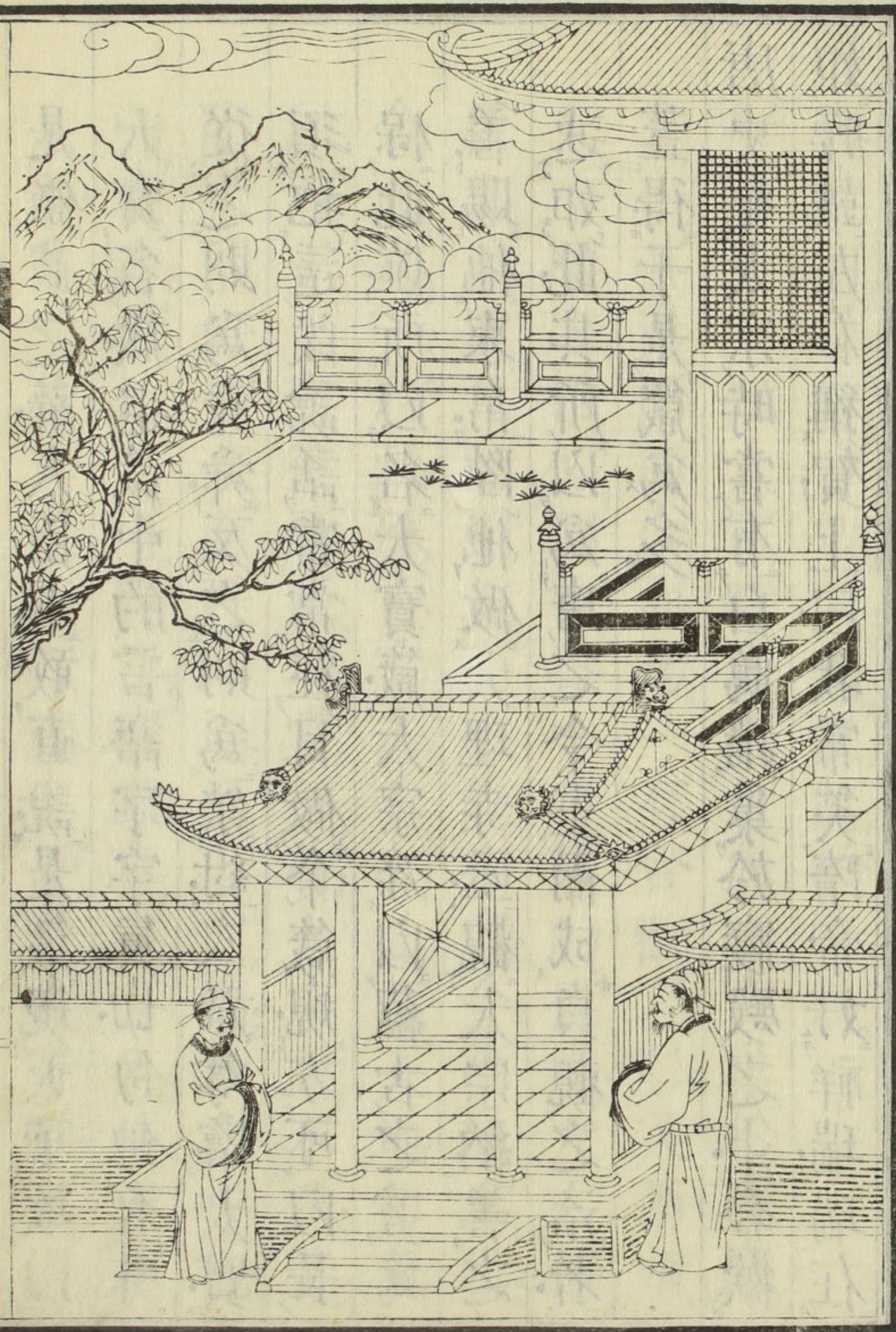
唐太宗

宗告裴寂之言卽虞庭君臣交相儆戒之意也其致貞觀太平之盛也宜哉

唐史紀太宗卽位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于己因心于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

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云無偏無黨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冤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黠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解唐史上記太宗初登極時有一書記官張蘊古上大寶箴一篇大寶是人君所居的寶位箴



納箴賜帛

唐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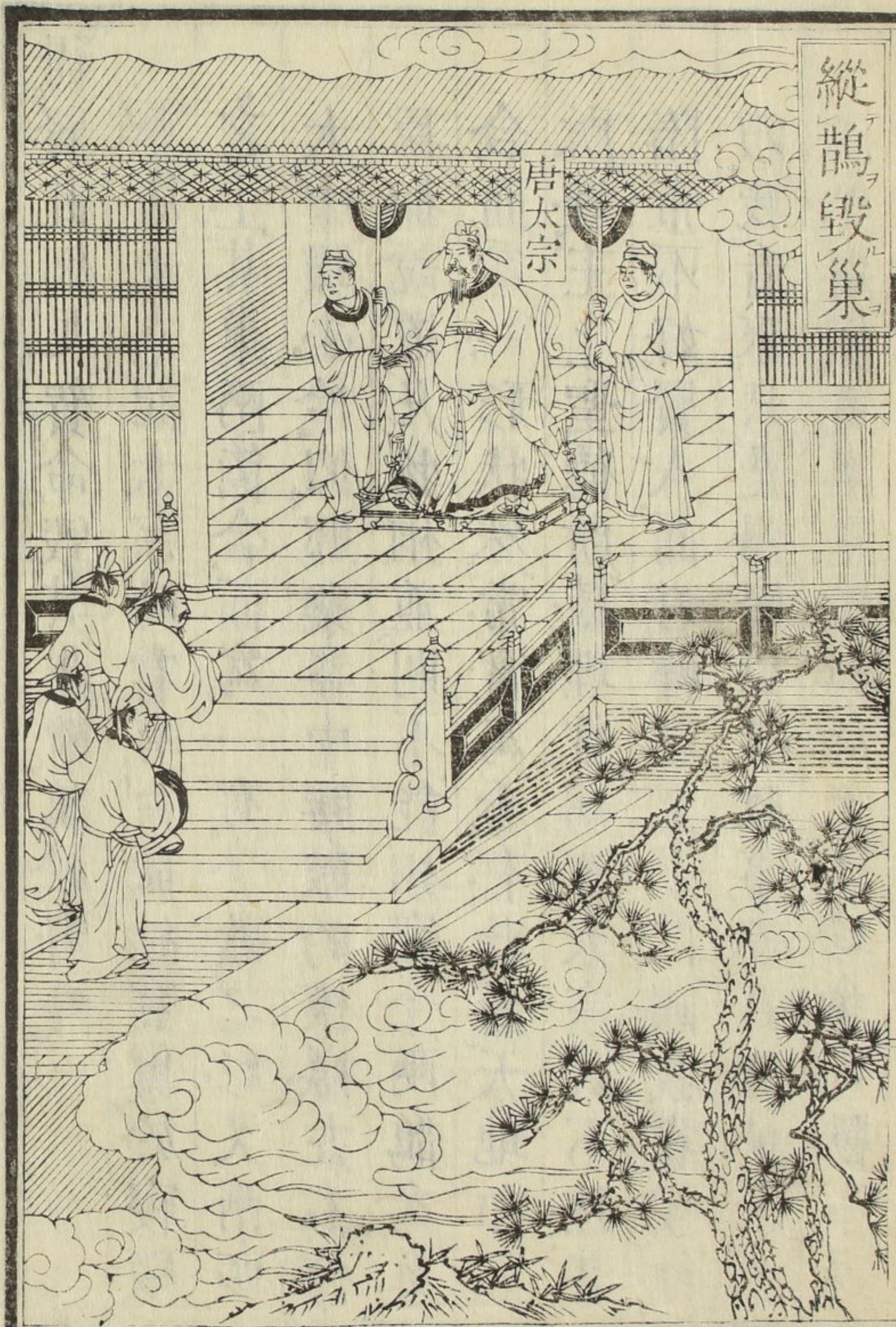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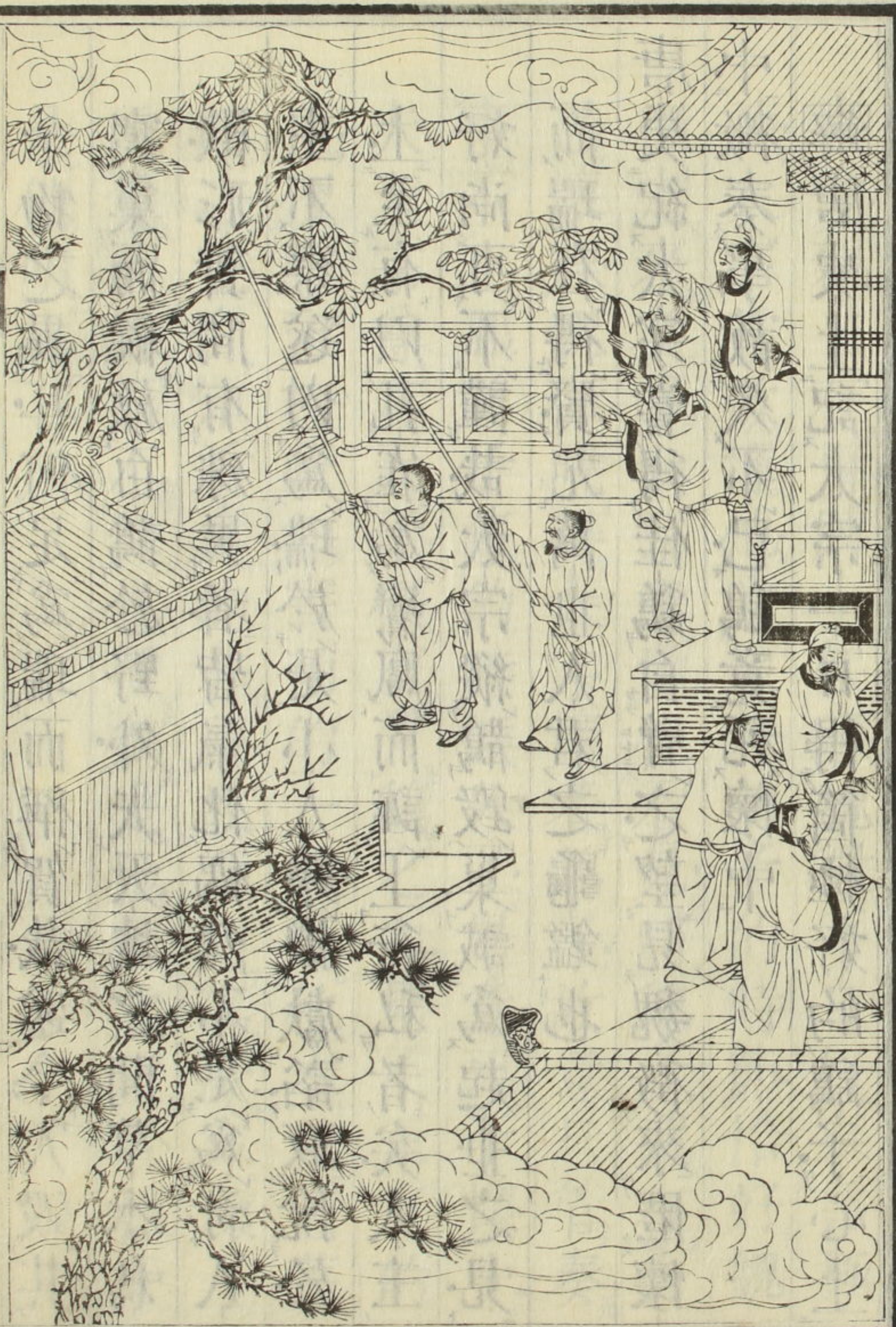
張蘊古

是做戒之辭。人臣不敢直說是箴規。天子故以大寶名箴。這箴中的言語字字真切。句句有味。從之則爲堯舜。反之則爲桀紂。人君尊臨大寶。須把這段說話常常在目。做个箴規。方可以長保此位。所以名大寶箴。太宗深以蘊古之言爲善。賜他束帛。陞他做大理寺丞。觀太宗納善之速如此。其所以爲唐之令主。而成貞觀之治者。蓋得于是箴爲多。

唐史紀太宗時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

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嘗有白鵲結窩巢於寢殿之上。其巢兩箇合而爲一。有合歡之形。又兩頭大中腰小。恰似那樂器中腰鼓的模樣。左右侍臣都說道。凡物相並則不能相容。今兩鵲爲巢合而爲一。形狀殊常。實爲希有此。蓋天地和氣所鍾。主上聖德所感。理當稱賀。太宗說不然。昔隋帝不好賢人而好祥瑞。至于亡國。我嘗笑他。以我看來。只是得賢臣。理政事安百姓。使天下太平。這纔是真正的祥瑞。至于珍禽奇獸。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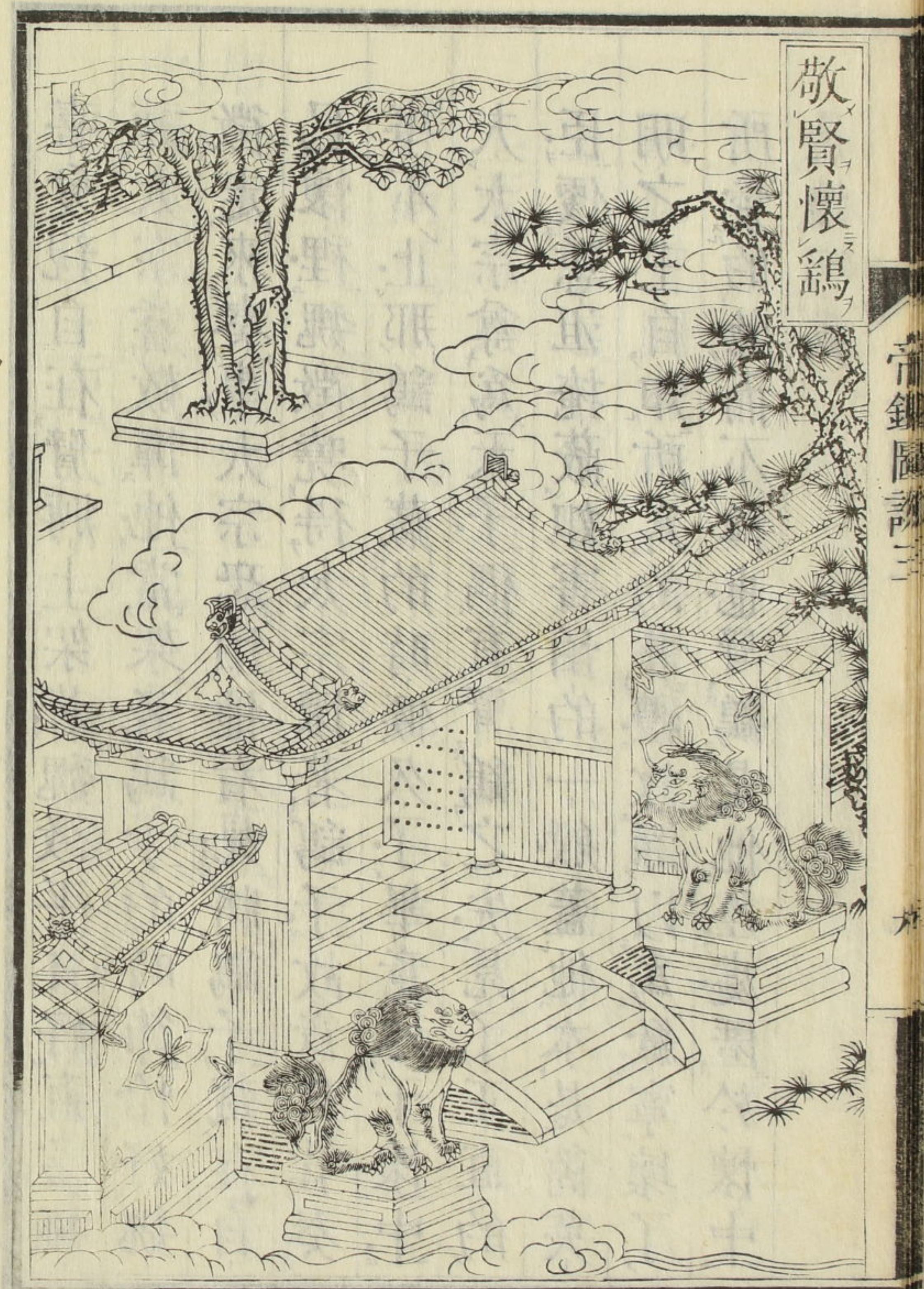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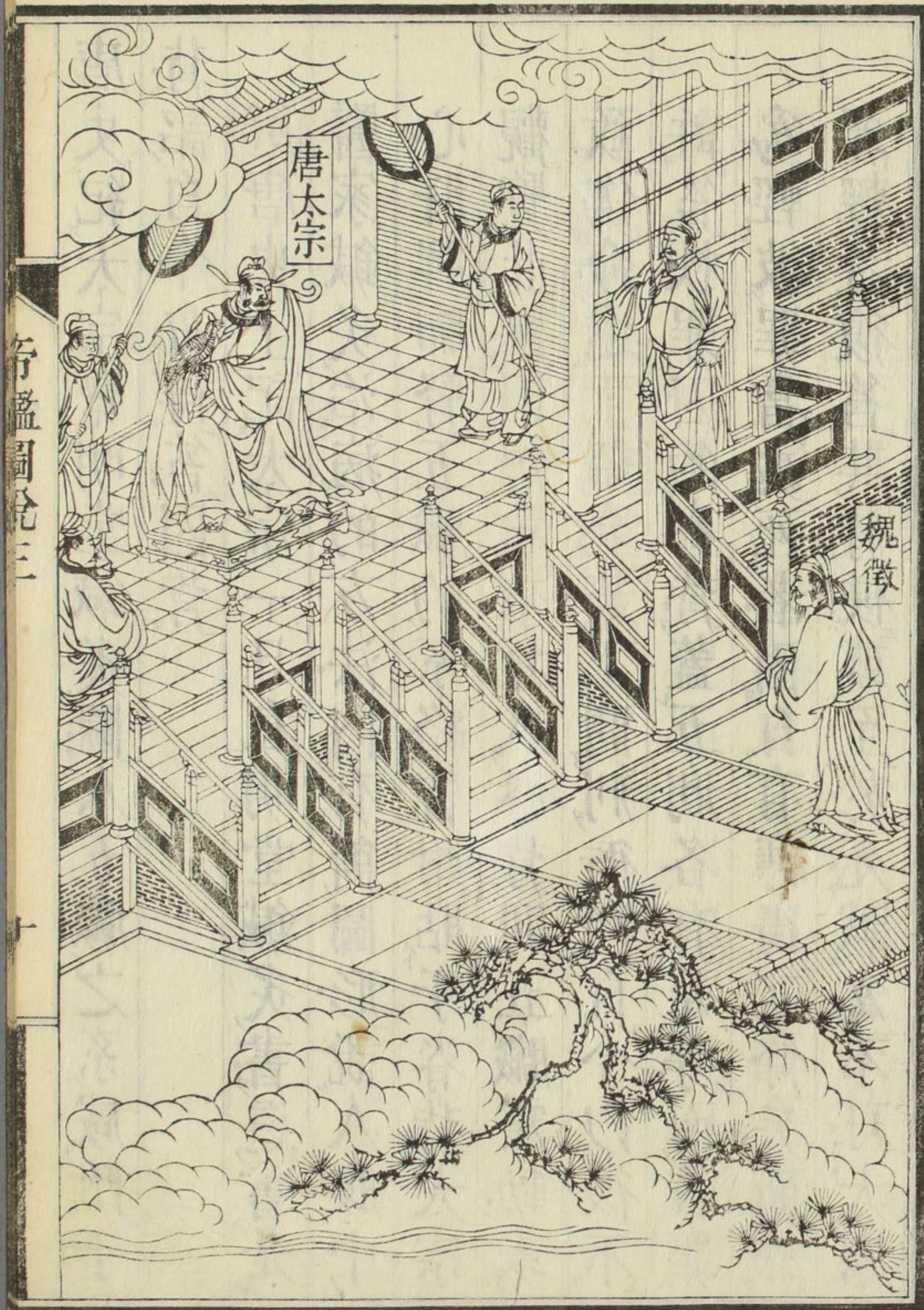


一物之異耳何足爲瑞而稱賀哉遂令人毀其
窩巢而縱放白鵲於野外夫天地之間草木鳥
獸形質間有殊異者皆氣化偶然不足爲奇人
主不察遂以爲瑞於是小人乘機獻諂取悅於
上至有以孔雀爲鸞鳳而誣上行私者矣人主
好尚可不謹哉太宗縱鵲毀巢誠爲起世之見
而瑞在得賢尤萬世人君之龜鑑也

唐史紀太宗嘗得佳鵲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
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鵲竟死懷中

解唐史上記太宗一日得箇極好的鵲子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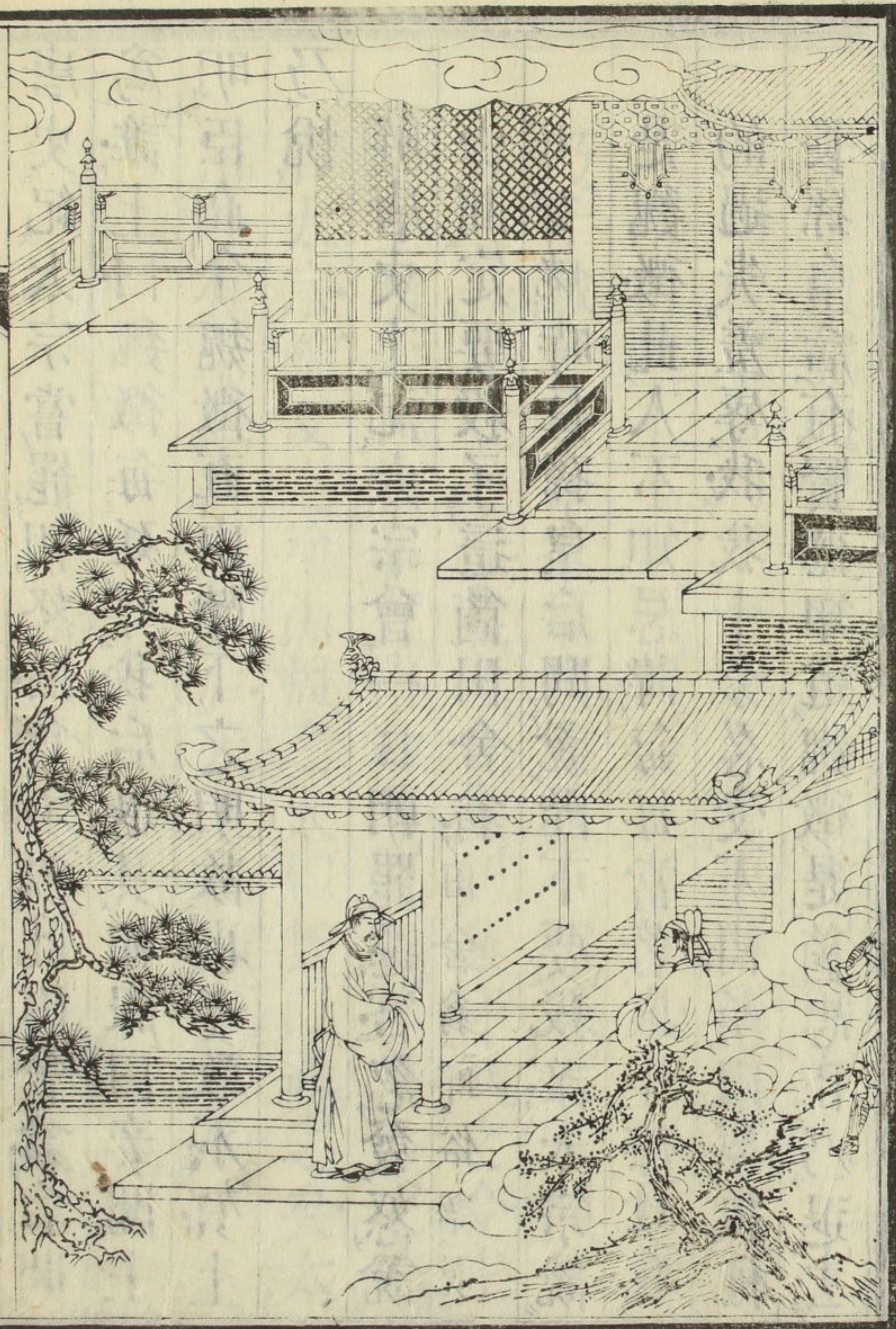
喜愛親自在臂膊上架著魏徵平日好直言極
諫太宗嘗敬憚他當架著鵲子的時節恰好魏
徵走來奏事太宗恐怕他看見將鵲子藏在自
己懷裡魏徵曉得太宗懷著鵲子故意只管奏
事不止那鵲子藏的時候久了畢竟死于懷中
夫太宗尊爲天子偶有臂鵲之失見了正直的
臣便慙沮掩蔽如害怕的一般蓋他本是箇英
明之主自知所爲的非禮故深以爲歉寧壞了
所愛的物而不恤也臂鵲是他差處匿於懷中
是他明處



唐史紀太宗覽明堂鍼灸圖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解唐史上記太宗一日看明堂鍼灸書這書是醫家鍼灸治病的方法內有箇圖形說人腹中心肝脾肺腎五臟的系絡皆附貼于脊背太宗觀覽此圖因想起來打人脊背則五臟震動或致傷命遂下詔令天下問刑衙門自今以後不許笞杖罪囚的脊背蓋五刑各有差等而笞罪爲輕彼罪當處死者固自有應得之條矣而於罪輕者復笞其背使或至於死誠爲不可太宗

天資仁恕耳目所接無一念不在生民故一覽醫方而不忍之心遂萌此詔一出民之免斃於杖下者不知其幾矣傳稱太宗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信哉



唐史紀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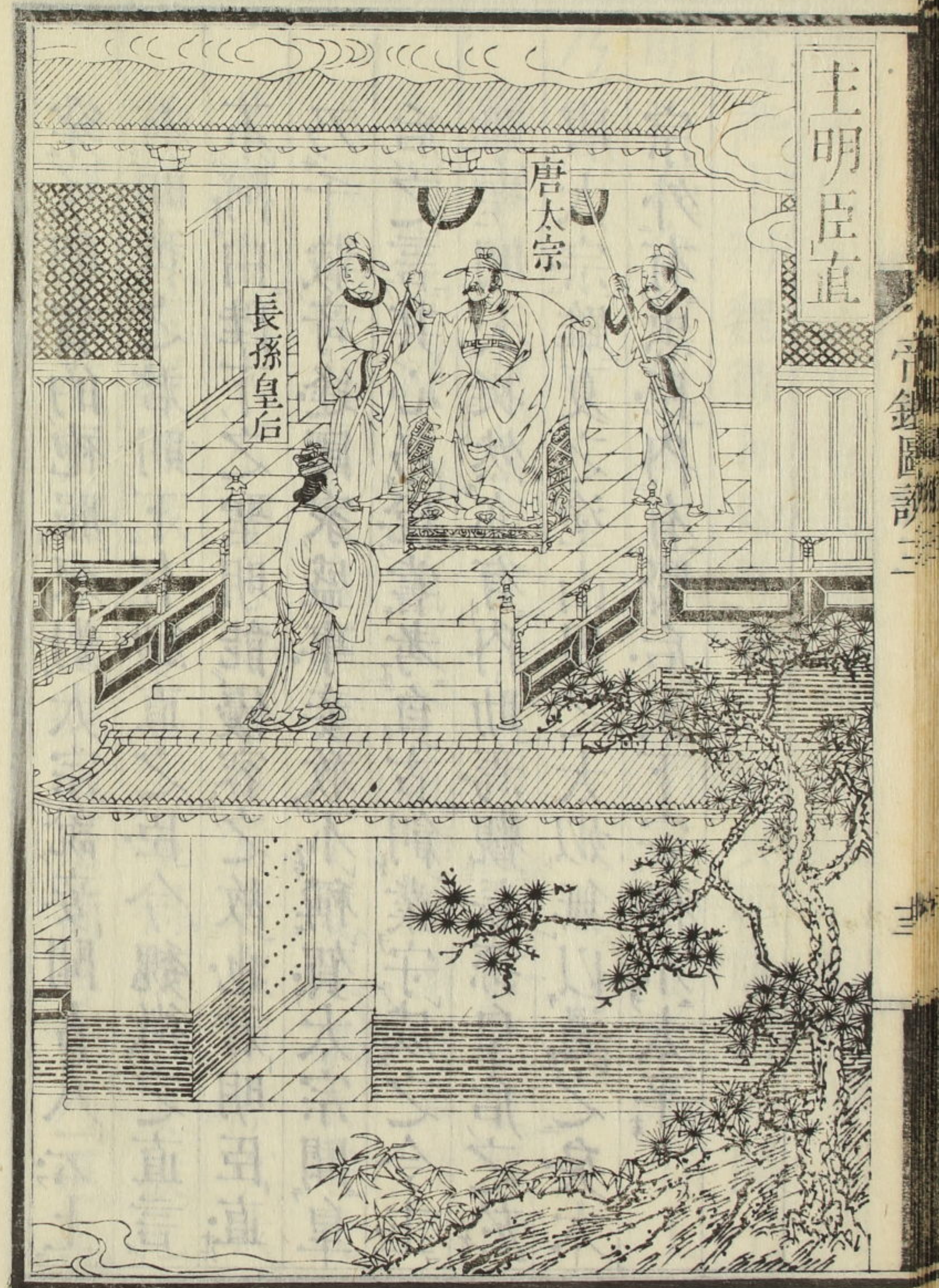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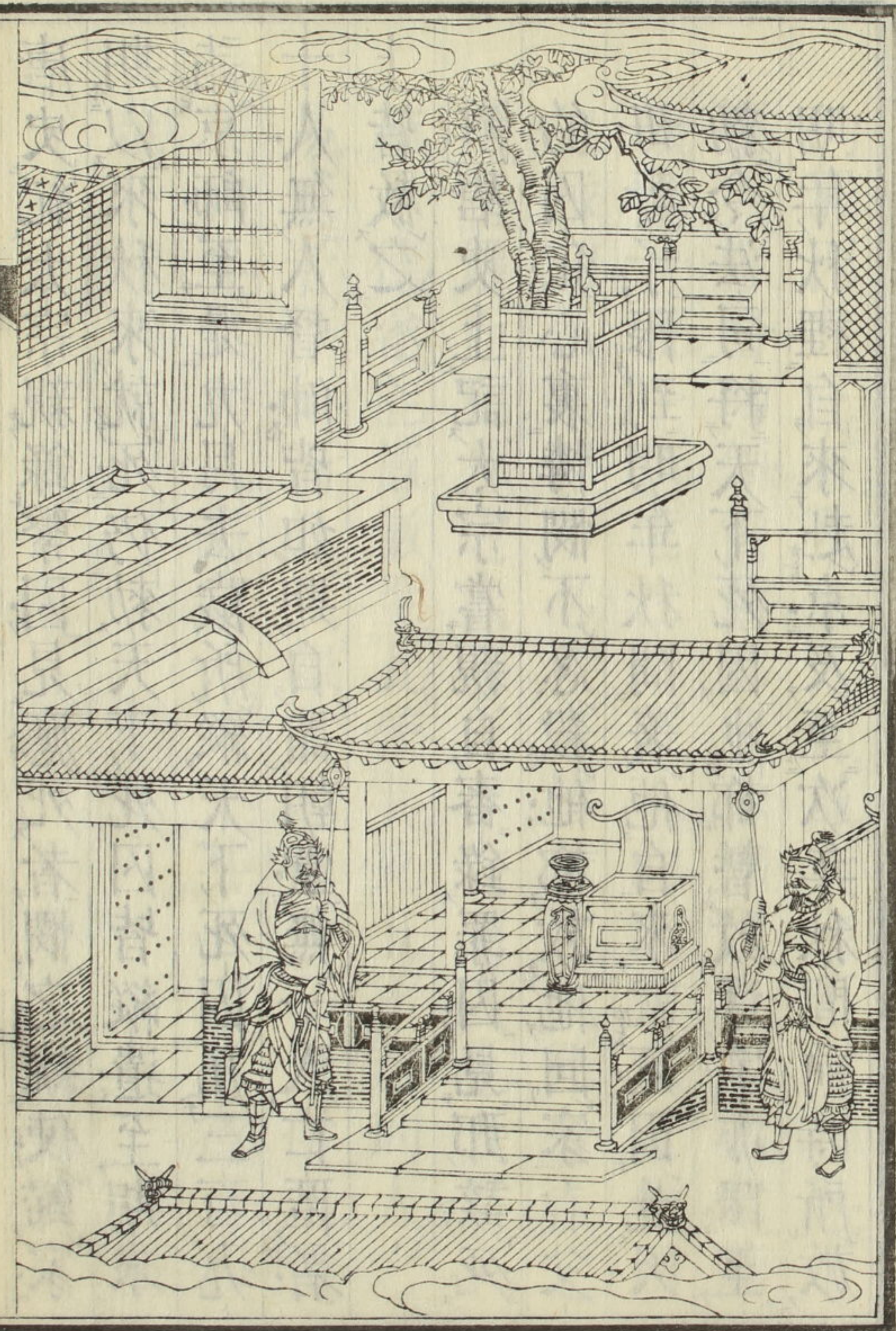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太宗曾一日朝罷還宮忽發怒說少間定要殺了這箇田舍翁

田舍翁卽俗語說

庄家老時長孫皇后問說陛下要殺誰太宗說

是魏徵此人不知忌諱每每當著衆臣僚攻我的過失羞辱我我十分忍受不得所以要殺他長孫皇后有賢德知道魏徵是箇忠臣乃退去

穿了朝賀的袍服來對太宗說妾聞古人云上有明哲之君則下有鯁直之臣今魏徵之直言不阿由陛下之聖明能優容之故也君明臣直乃千載奇逢國家盛事妾敢不稱賀太宗聞皇后之言其心乃悅嘗考自古創業守成之令主雖聖明天挺然亦有內助焉觀長孫皇后之於唐太宗雖夏之塗山周之太姒無以過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內有賢后天下安得不太平



主明臣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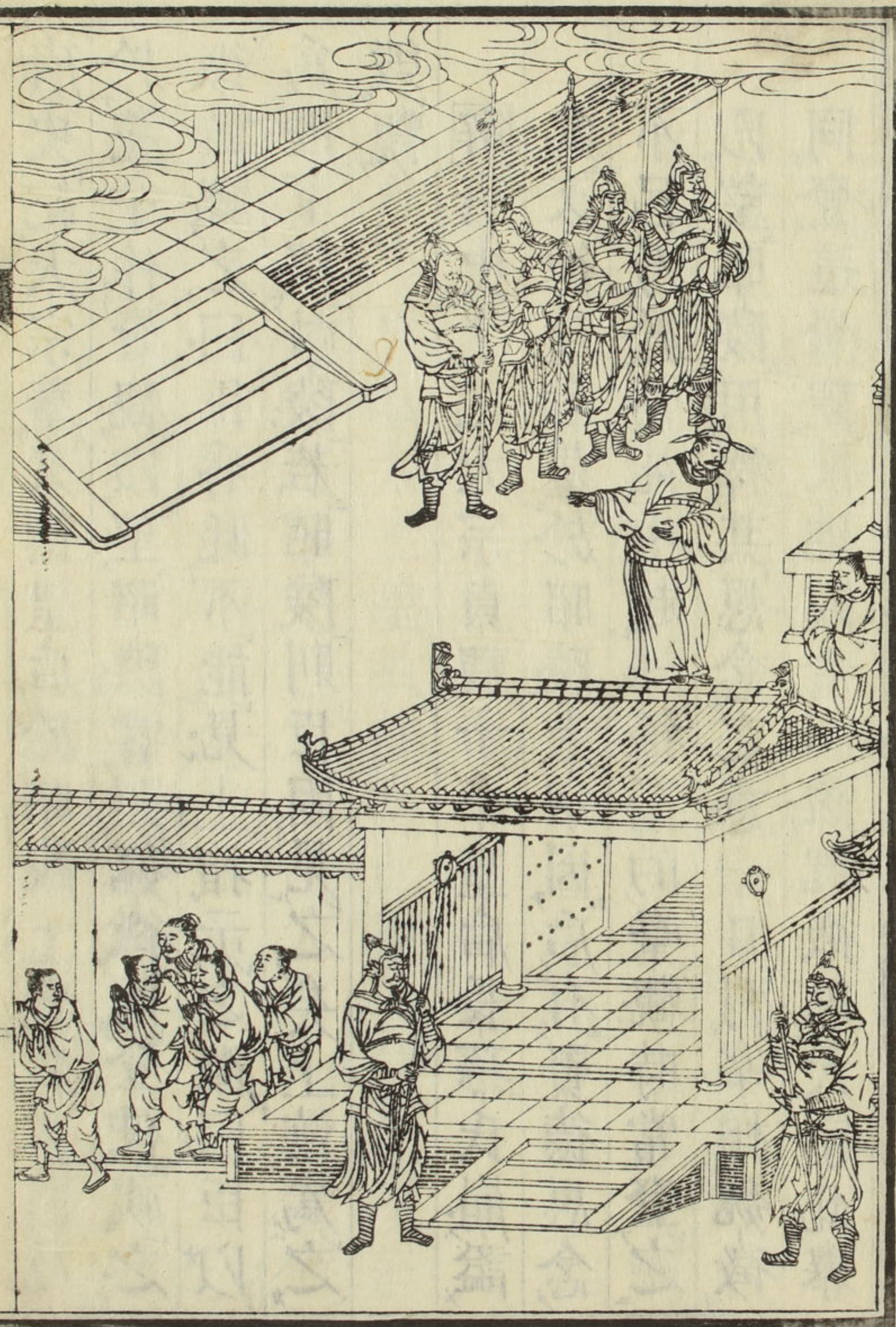
唐太宗

長孫皇后

唐史紀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解唐史上記太宗嘗親自審錄罪囚見那該死的囚犯心裏憐憫不忍殺他都放他回家看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間著他自來就死因此又勅令法司將天下死囚也都暫放還家亦限至明年秋裡自來赴京及至次年秋間前時所放

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感太宗不殺之恩不要人催督帥領箇箇都照依期限齊到朝堂聽候處決沒一箇逃亡隱匿下的太宗見這些囚犯依期就死終不忍殺盡皆赦之夫死者人之所甚懼而犯死之人必天下之惡人也人君一施恩德遂能感激至此使其死且不避則人之易感者可知而凡可報君之德者必無所不用其情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其必以恩德爲務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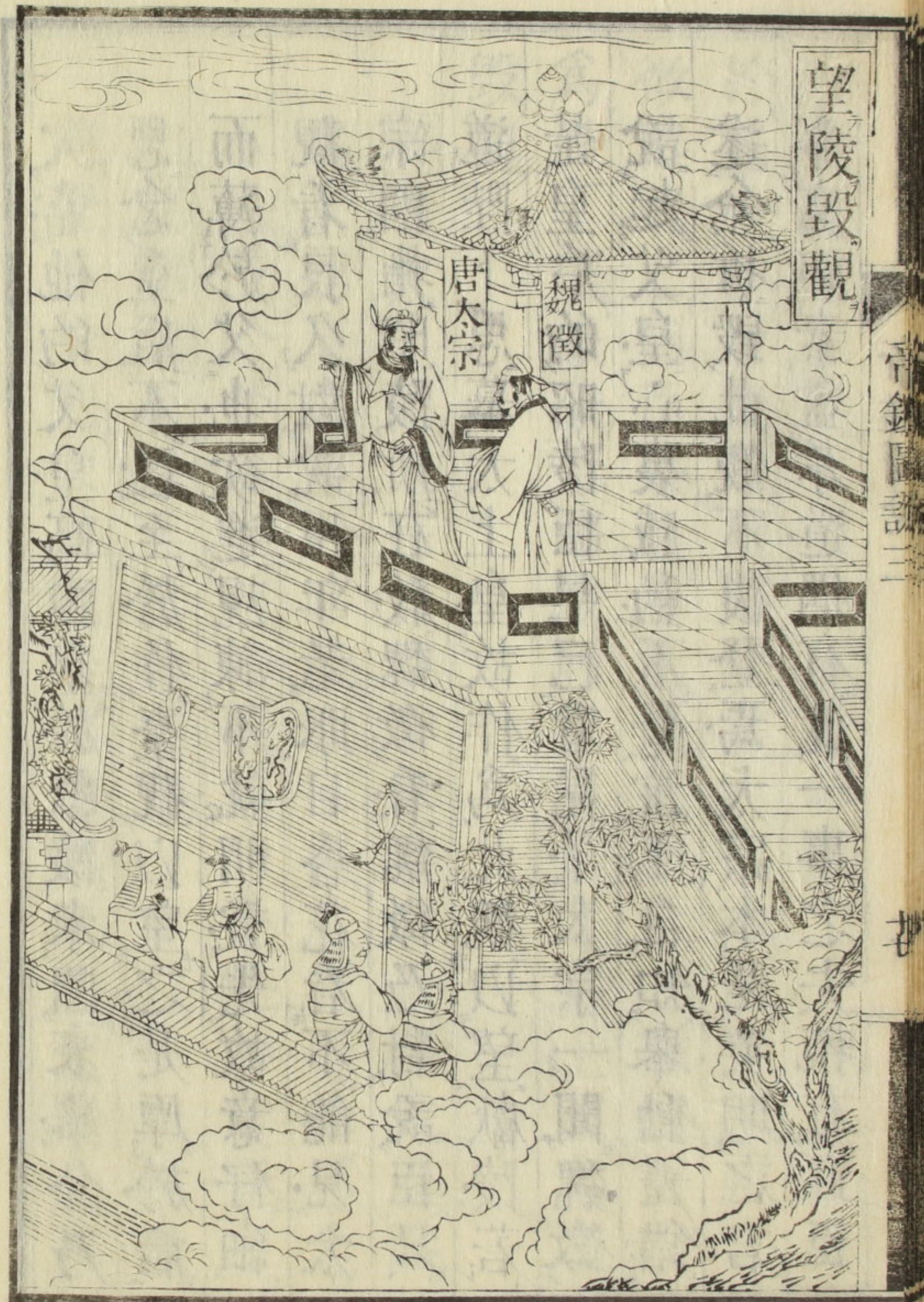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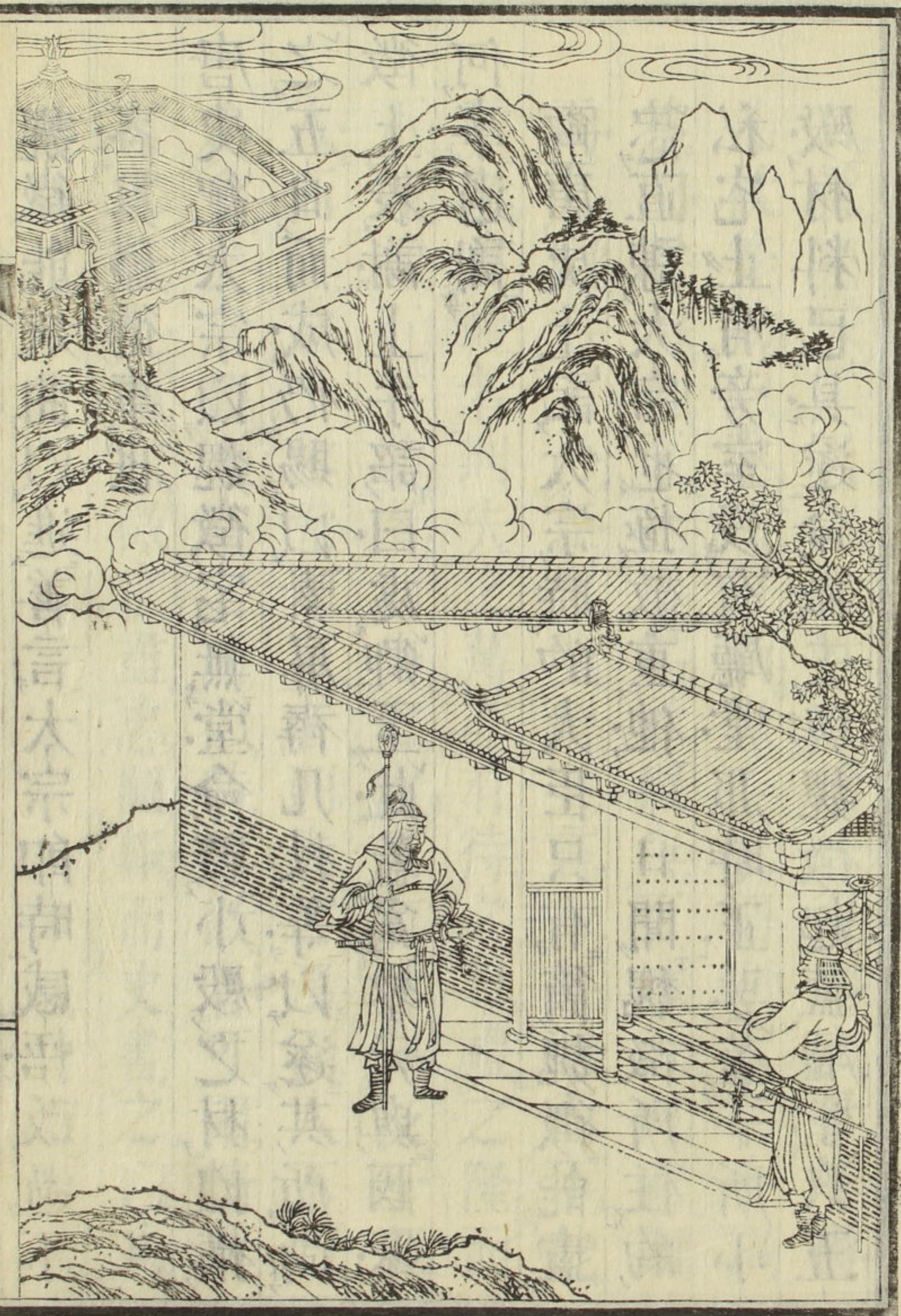
縱囚歸獄

唐太宗

唐史紀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

解唐史上記太宗貞觀十年皇后長孫氏崩諡爲文德皇后葬於昭陵太宗因后有賢德思念不已乃於禁苑中起一極高的臺觀時常登之以望昭陵用釋其思念之意一日引宰相魏徵同登這層觀使他觀看昭陵魏徵思太宗此舉

欠當他的父皇高祖葬於獻陵未聞哀慕今乃思念皇后不已至於作臺觀以望之是厚於后而薄於父也欲進規諫不就明言先故意仔細觀看良久對說臣年老眼目昏花看不能見太宗因指昭陵所在教魏徵看魏徵乃對說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故作爲此觀以望獻陵若是皇后的昭陵臣早已看見了太宗一聞魏徵說起父皇心裏感動不覺泣下自知舉動差錯遂命折毀此觀不復登焉太宗本是英明之君事高祖素盡孝道偶有此一事之失賴有直臣



望陵毀觀

帝金圖說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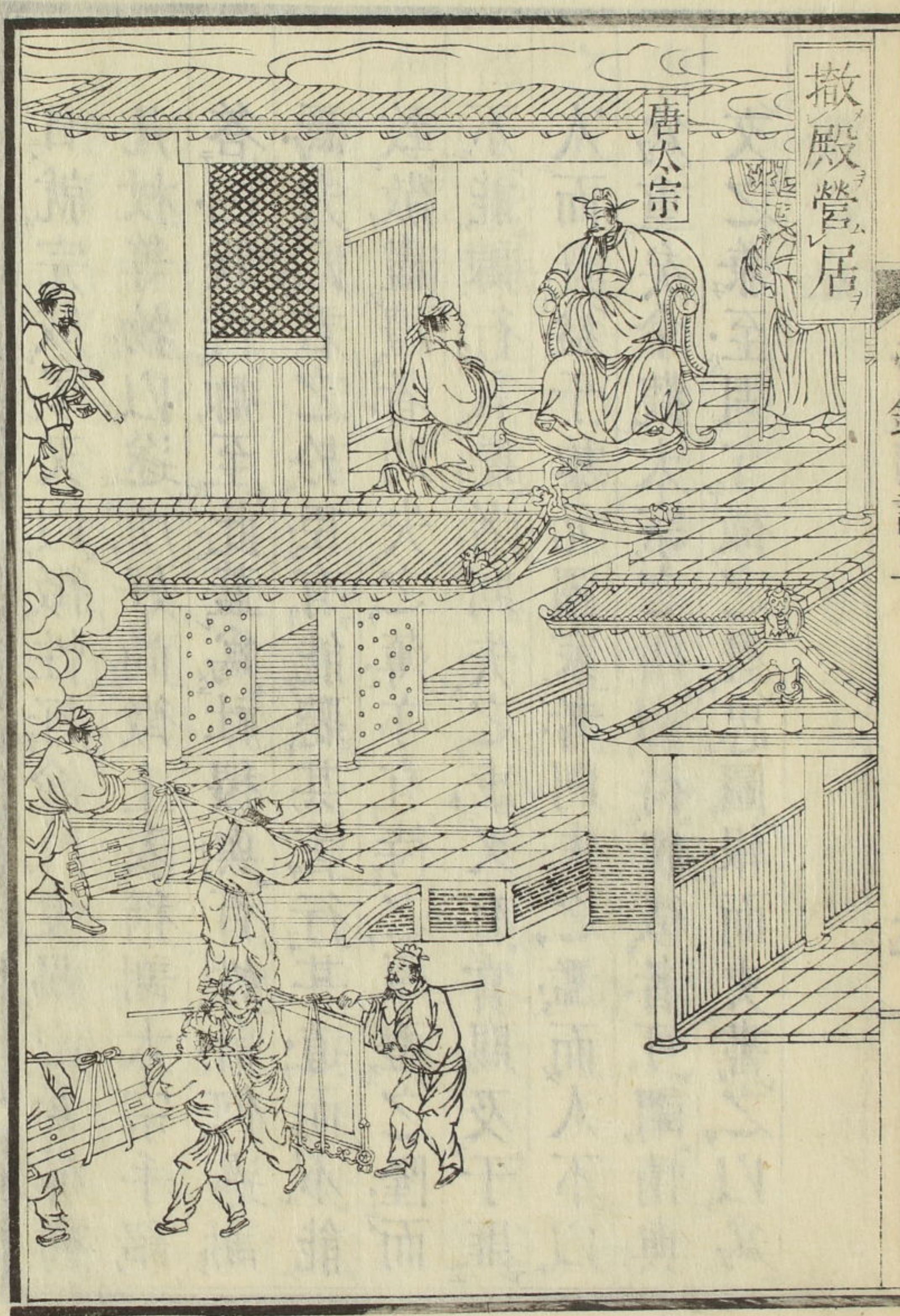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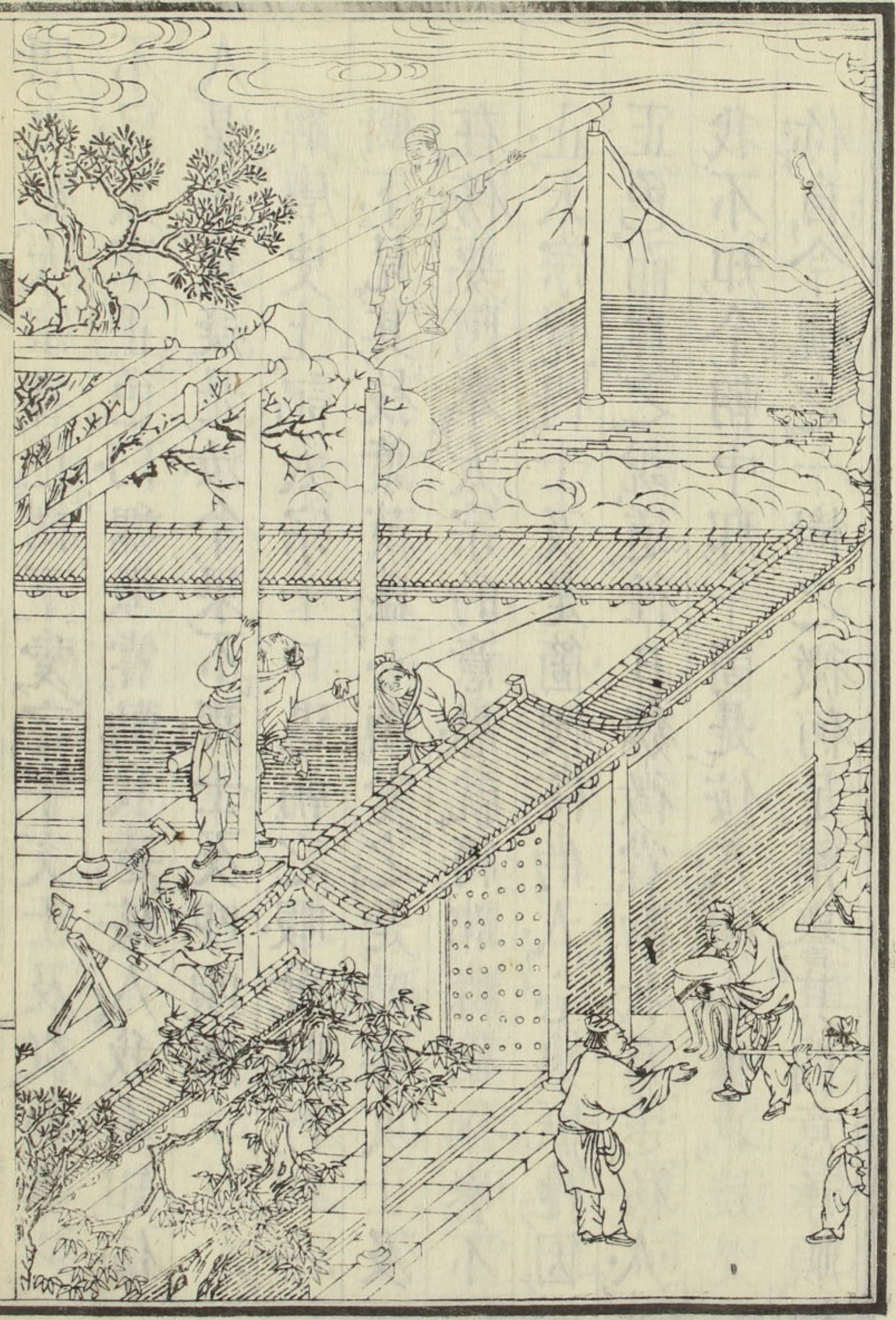
扶

魏徵能婉曲以進善言太宗卽時感悟改過不吝真盛德事也

唐史紀太宗以魏徵宅無堂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的大臣只有箇魏徵能盡忠直諫太宗也極敬重他一日聞魏徵所住的私宅止有旁室沒有廳堂那時正要蓋一所小殿材料已具遂命撤去與魏徵起蓋廳堂只五

日就完成了又以徵性好儉朴復賜以素屏褥几杖等物以遂所好尚徵上表稱謝太宗手詔答曰朕待卿至此蓋爲社稷與百姓計何過謝焉夫以君之於臣有能聽其言行其道而不能致敬盡禮者則失之薄亦有待之厚禮之隆而不能諫行言聽者則失之虛又有賞賜及于匪人而無益于黎元國家者則失之濫而人不以爲重矣今觀太宗之所以待魏徵者可謂情與文之兼至固宜徵之盡忠圖報而史書之以爲美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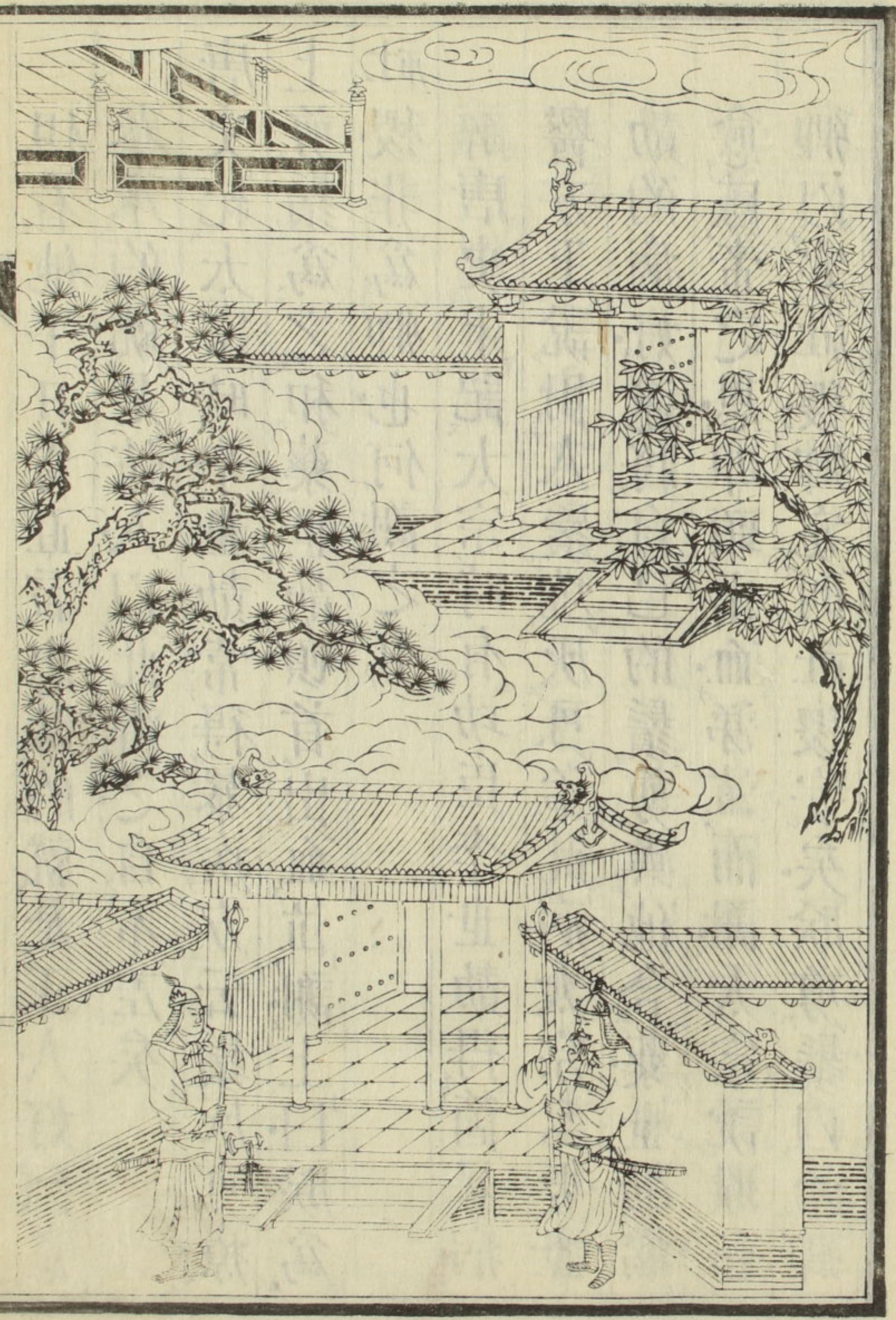
撤殿營居

唐太宗

唐史紀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解唐史上記太宗一日退朝之暇會間行到一樹下見其枝葉茂盛心頗愛之是時宇文士及在傍要阿奉太宗的意思就將那株樹稱譽不止太宗覺得士及是箇佞佞的人心裏厭他因正色而斥之說道往日魏徵嘗勸我斥遠佞人我不知今朝中那一箇是佞人但心裏也疑是你自今觀之一樹之微何足稱譽其曲意承順

如此所謂佞人非汝而誰平日所疑果不謬也士及惶恐叩頭謝罪嘗觀孔子有言曰惡利口之覆邦家又曰遠佞人蓋佞佞之人專一窺伺人主的意思巧於奉承哄得人主心裏喜悅就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賊害忠良報復讐怨如費無忌江充之倫把人家君臣父子都離間了終至於骨肉相殘國家傾敗而後已是以聖人深以爲戒如飲鴆毒如避蛇蝎不敢近他如唐太宗之面斥宇文士及可謂正矣然終不能屏而遠之則亦豈得爲剛明之主哉然佞人亦難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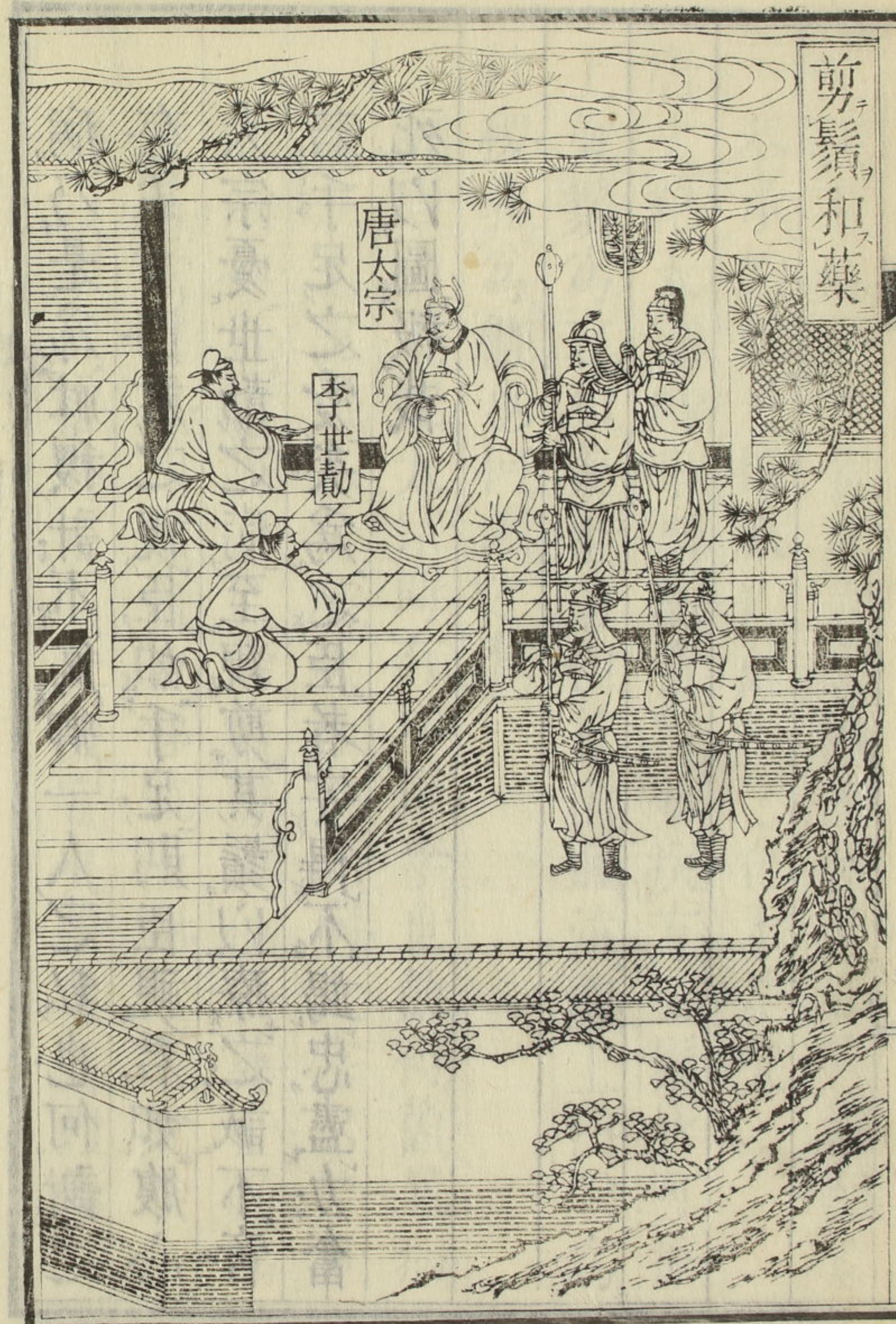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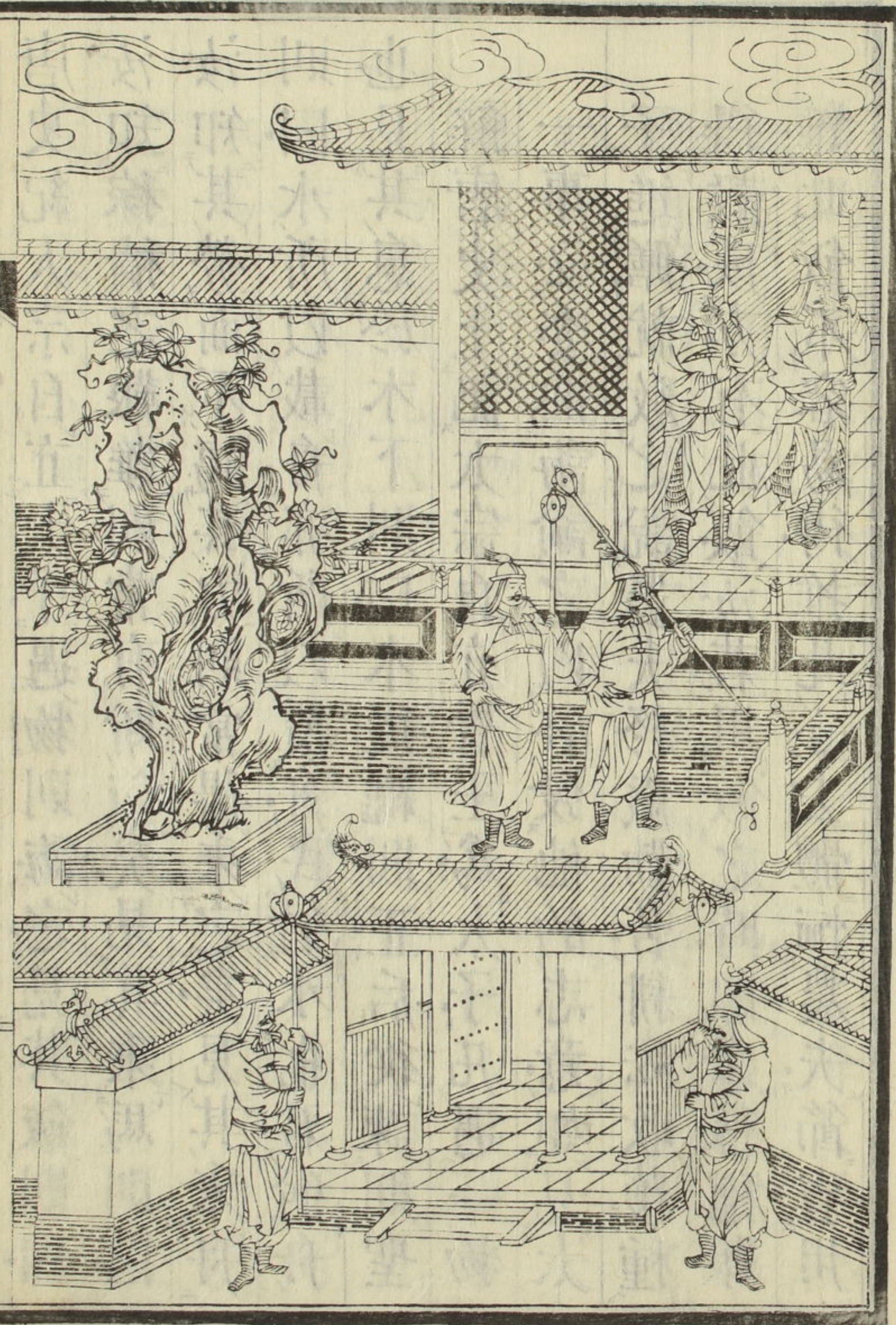


但看他平日肯直言忠諫的就是正人好阿意奉承的就是佞人以此辨之自不差矣

唐史紀太宗時李世勣常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剪鬚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朕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有功臣李世勣得箇暴病醫方上說用人鬚燒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勣的病好遂將自己的鬚剪與他合藥世勣病愈感帝之恩叩頭出血涕泣而謝太宗說朕賴卿以安社稷卿安則社稷安矣朕剪鬚以治卿

病乃是爲社稷計不爲卿一人之私也何謝之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太宗憂世勣之病至親剪其鬚以療之誠不啻若手足之愛矣爲之臣者安得不竭忠盡力奮死以圖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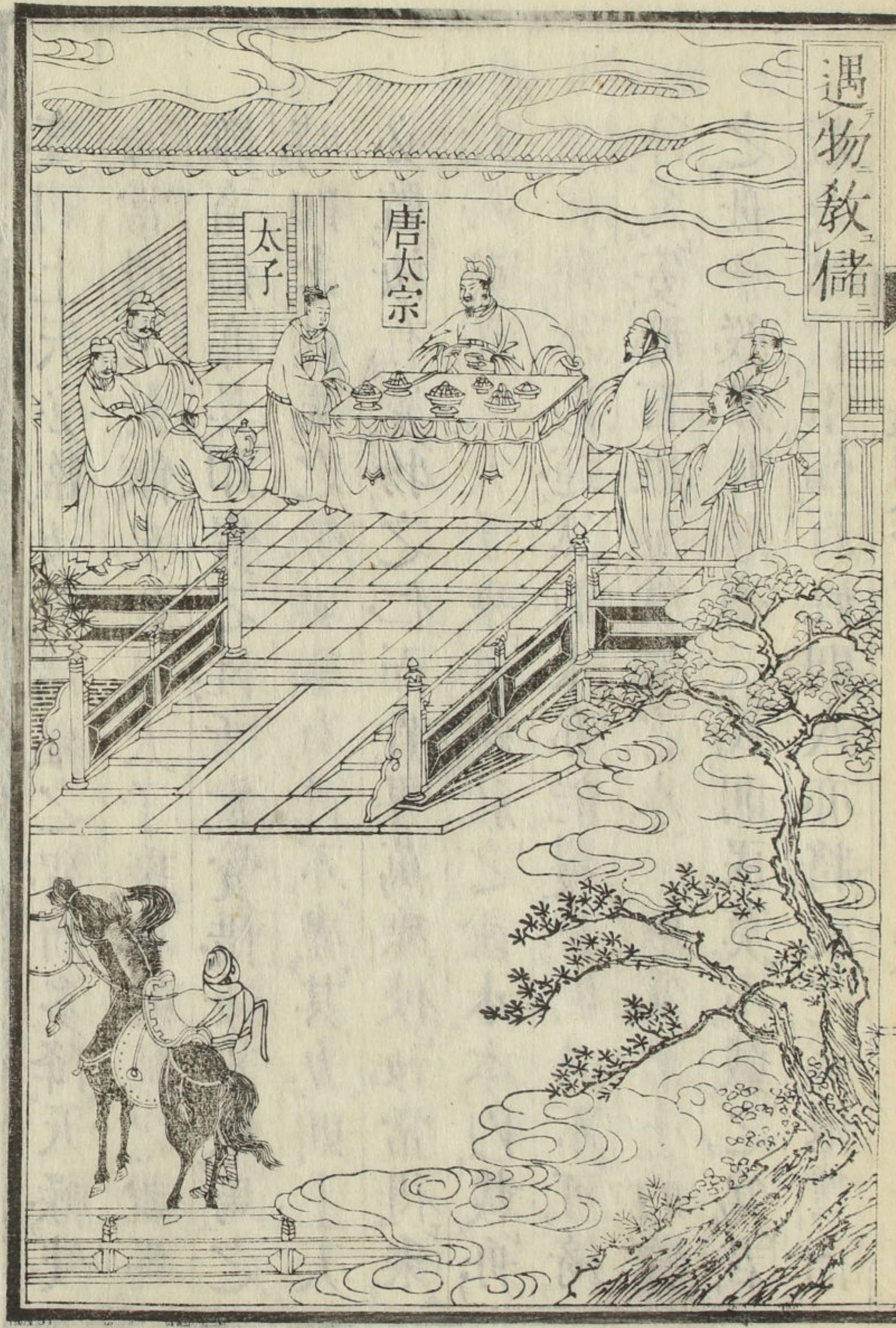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
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
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
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
也見其息於水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解唐史上記太宗自立晉王爲太子凡遇一物
一事必委曲誨諭之以啓發他的志意如見太
子進膳就教之說農夫終歲勤苦耕耘收穫種
得穀成方有此飯汝若用飯之時卽念稼穡艱
難此飯不容易得推此心去體恤農夫節省用

度則上天必監汝有惜福之智而多降天祿使
汝常得用此飯矣如見太子乘馬就教之說馬
雖畜類亦具知覺之性所當愛惜汝若乘馬之
時卽念此馬之勞馳驅有節不盡其力則上天
必監汝有愛物之仁而貴畀萬乘使汝常得乘
此馬矣如見太子乘舟就教之說水本以載舟
故舟藉水以運然而水亦能覆舟則舟不可倚
水爲安那百姓每就譬之水一般爲君上的譬
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則民莫不戴之爲君
若是暴虐不恤百姓則人亦將視之爲寇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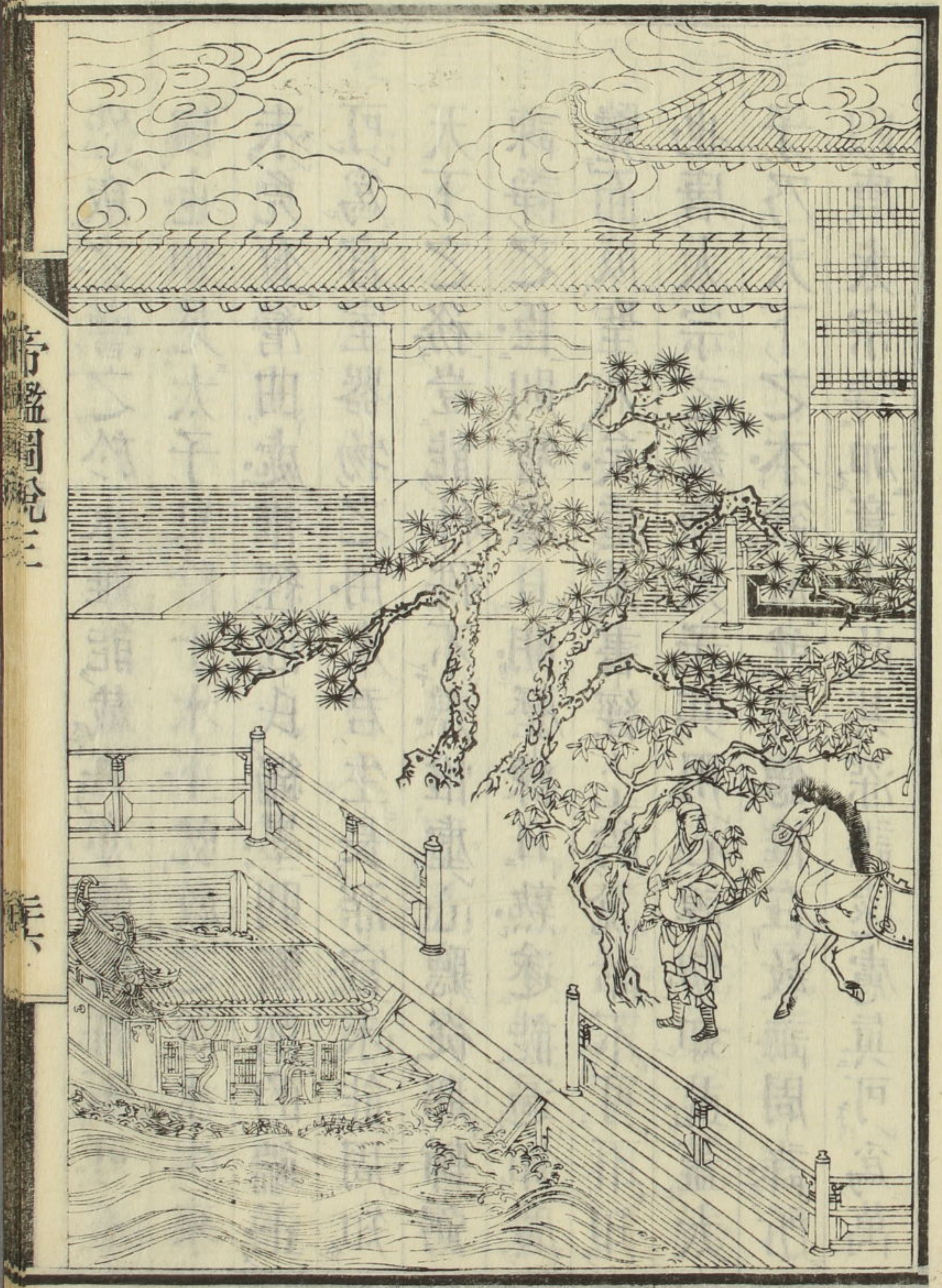
遇物教儲

帝鑑圖說三



帝鑑圖說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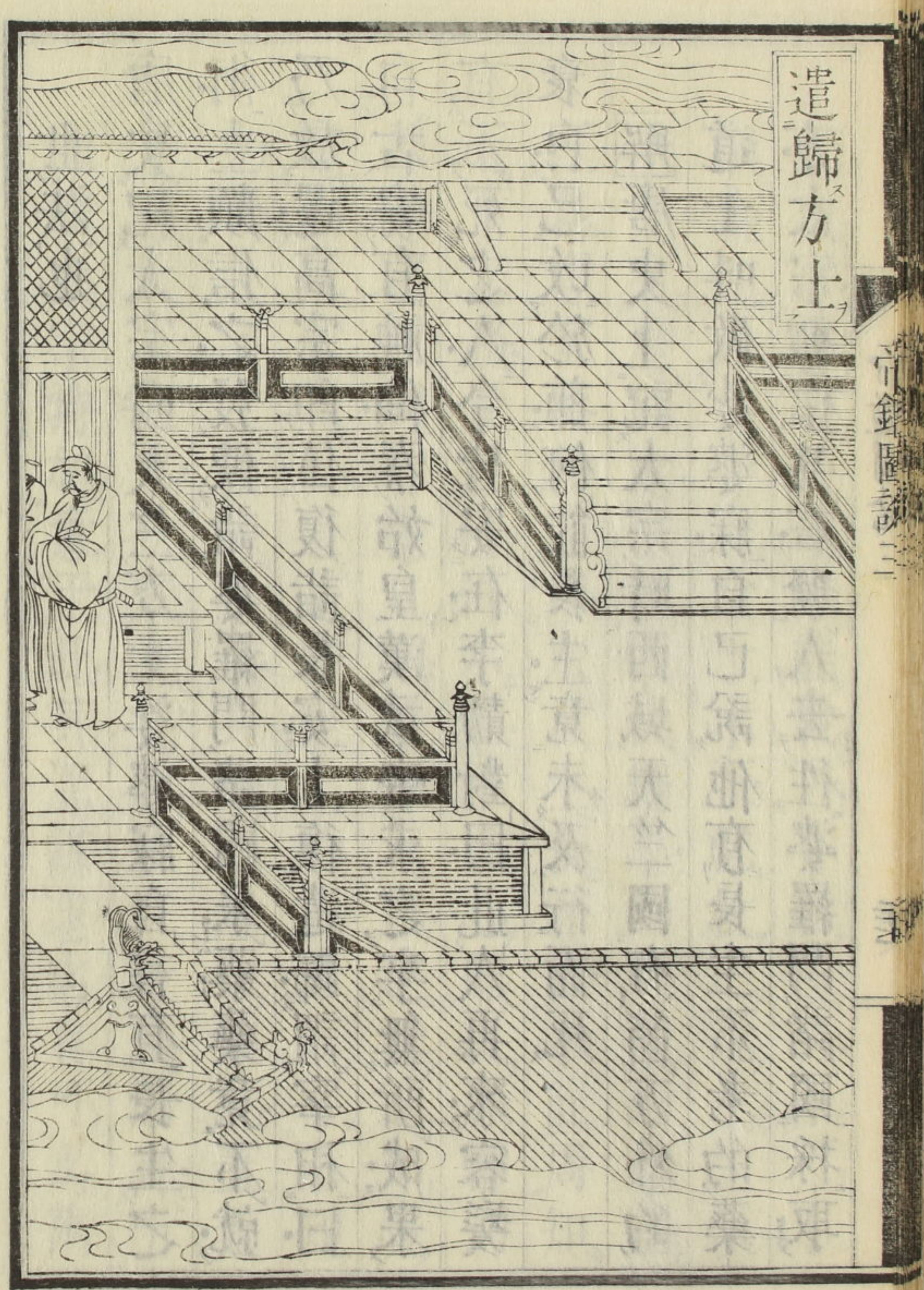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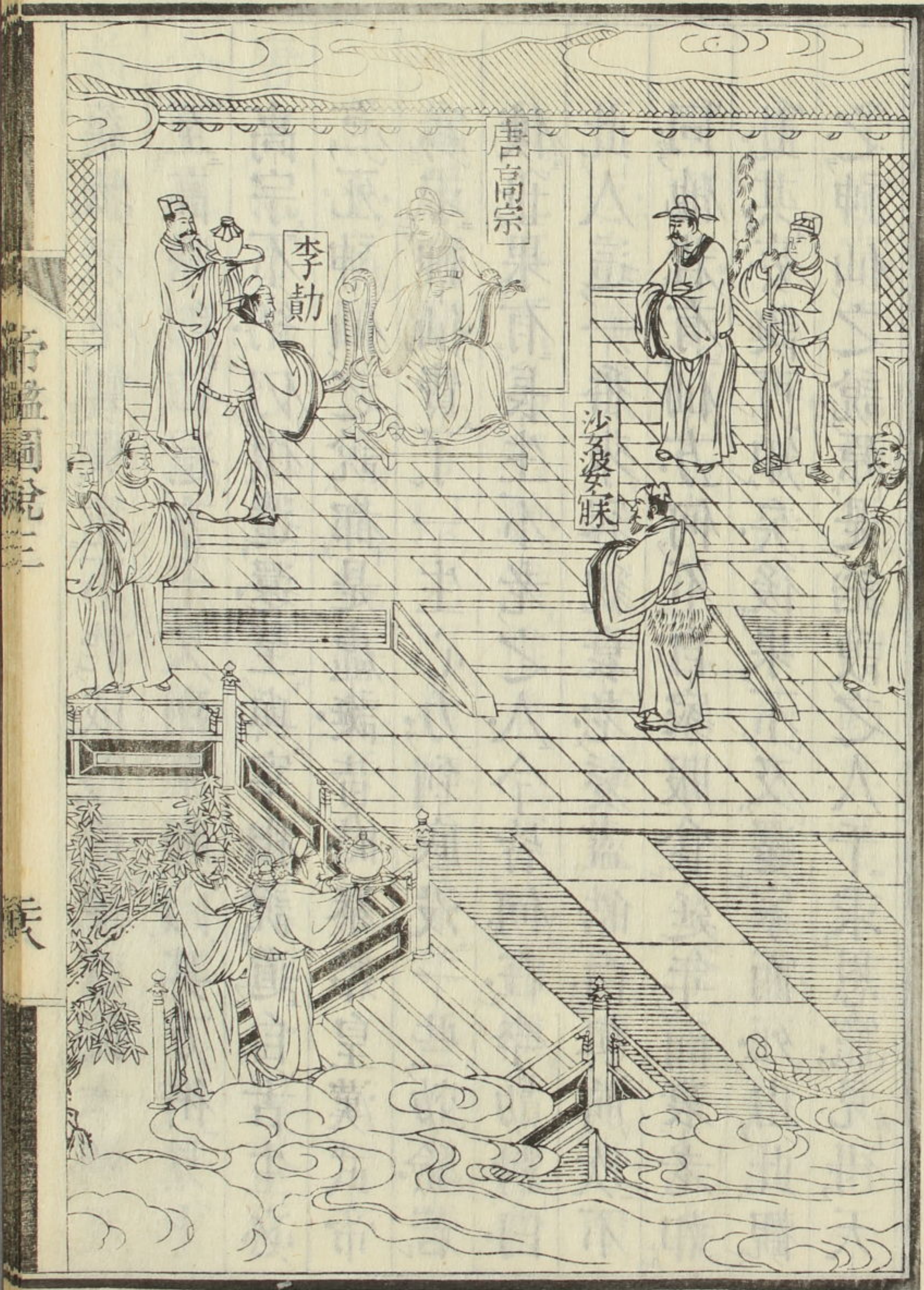


怨叛之譬之於水雖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慎也如見太子息陰于水下就教之說水生來未免有灣曲處惟經匠氏繩墨則斲削的端正可爲宮室器物之用人君生長深宮未能周知天下之務豈能件件不差惟虛心聽從那輔弼諫諍之臣則智慮日明歷練日熟遂能遍知廣覽而成聖人矣這是書經上的說話不可不知也唐太宗之教誨太子其用心諄切如此蓋太子乃天下之本欲成就其德惟在教誨周詳所以唐太宗特加意于此其深謀遠慮真可爲萬

世法也

唐史紀太宗時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上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卽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西域天竺國有箇方外的道士叫做娑婆寐自己說他有長生不老的藥方太宗初信其言發人去往婆羅門諸國採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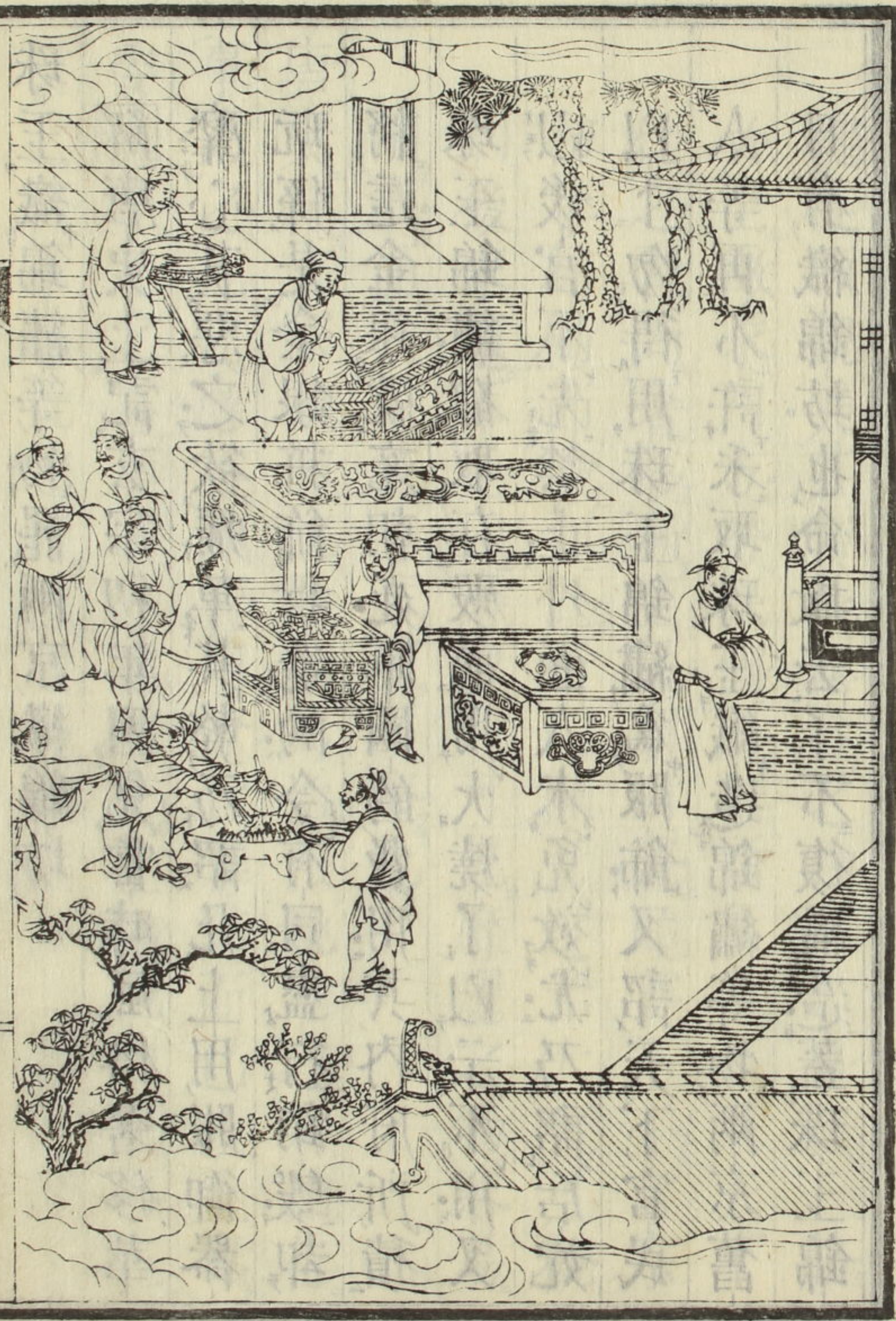


遣歸方士

藥物著他製藥竟不能成乃遣他還歸本國及至高宗卽位這方士又到京師以其方術見上高宗不納仍復遣還至與宰相說道自古生必有死神仙之說都是虛誕昔時秦始皇漢武帝爲求神仙費了一生心力到底沒一些効驗若使世果有長生不老之人今皆何在李勣對曰此人這一番來容貌衰老髮盡皓白與前次不同他若有仙方何不自家服食延年而衰老如此其妄誕可知矣後果不及還家而死由此觀之神仙之說原是諂諛之人干求恩寵見得天

子之富貴已極無足以動其意者惟有長生一事不可必得遂託爲渺茫玄遠之說以歆動人主之意是以爲秦皇求仙藥者有徐福輩入海不返爲漢武求仙方者有欒大等無功被誅卽此一事可爲明驗然惟清心寡慾節慎于飲食起居之間自可以完固精神增益年壽如五帝三王享國長久垂名萬世不亦美乎

唐史紀玄宗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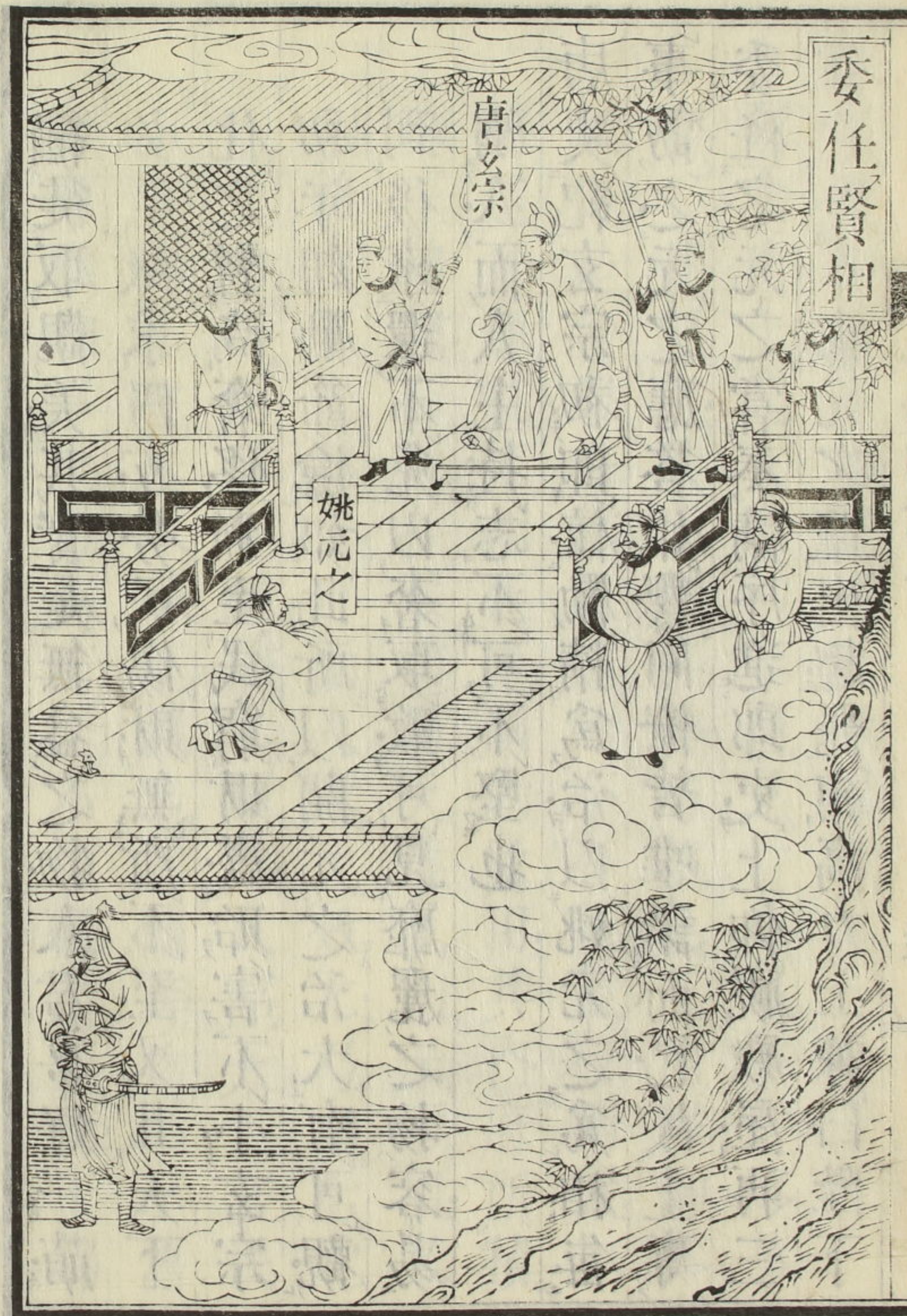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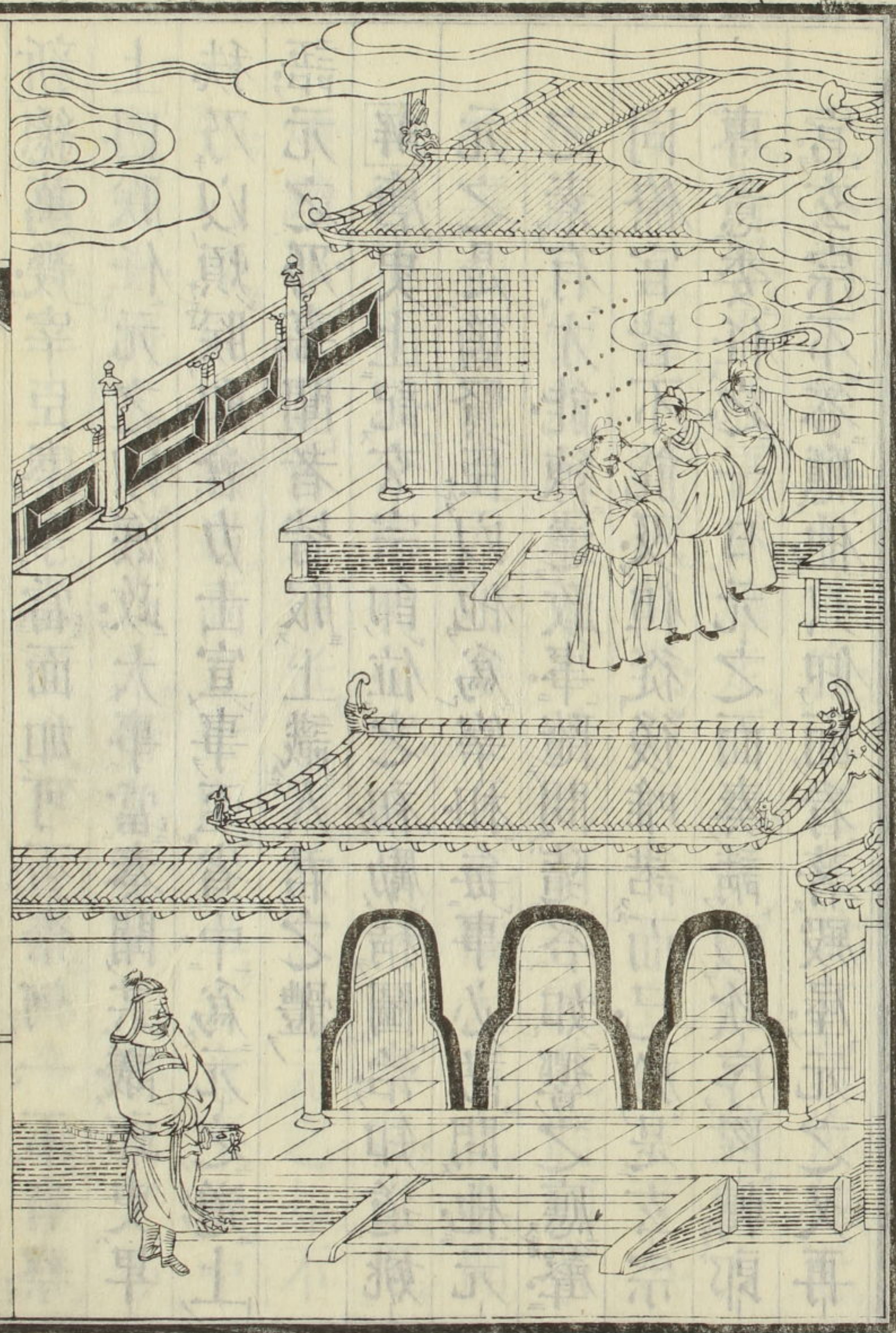


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解唐史上記玄宗初年固見當時風俗奢侈華靡心甚惡之欲痛革其弊乃詔凡上用服御器玩係是金銀粧飾打造的令有司盡行銷毀却將這金銀就充朝廷軍國的費用其內府所積珠玉錦繡都取在殿前用火燒了以示不用又以後宮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詔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錦繡爲服飾又詔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許采取珠玉織造錦繡等物兩京舊日有織錦坊也命撤去了不復織造蓋珠玉錦

繡徒取觀美其實是無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徵求四方勞民傷財無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習尚奢侈漸至民窮財盡貽害不小玄宗初年刻勵節儉如此所以開元之治大有可觀到後來還不免以奢取敗可見靡麗之物容易溺人而人主持志不可不堅也

唐史紀玄宗初卽位勵精爲治以姚元之爲相每事訪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出趨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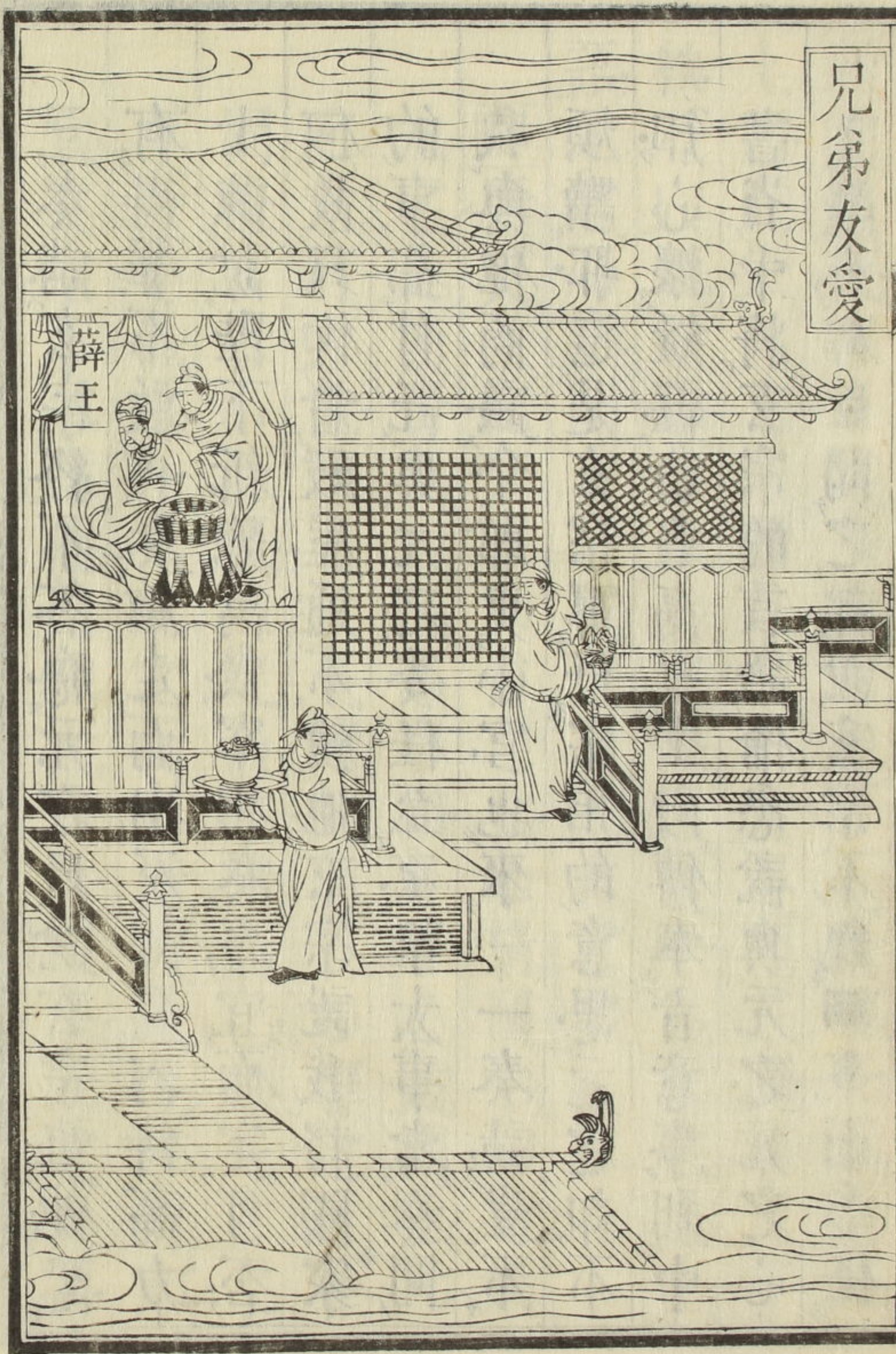


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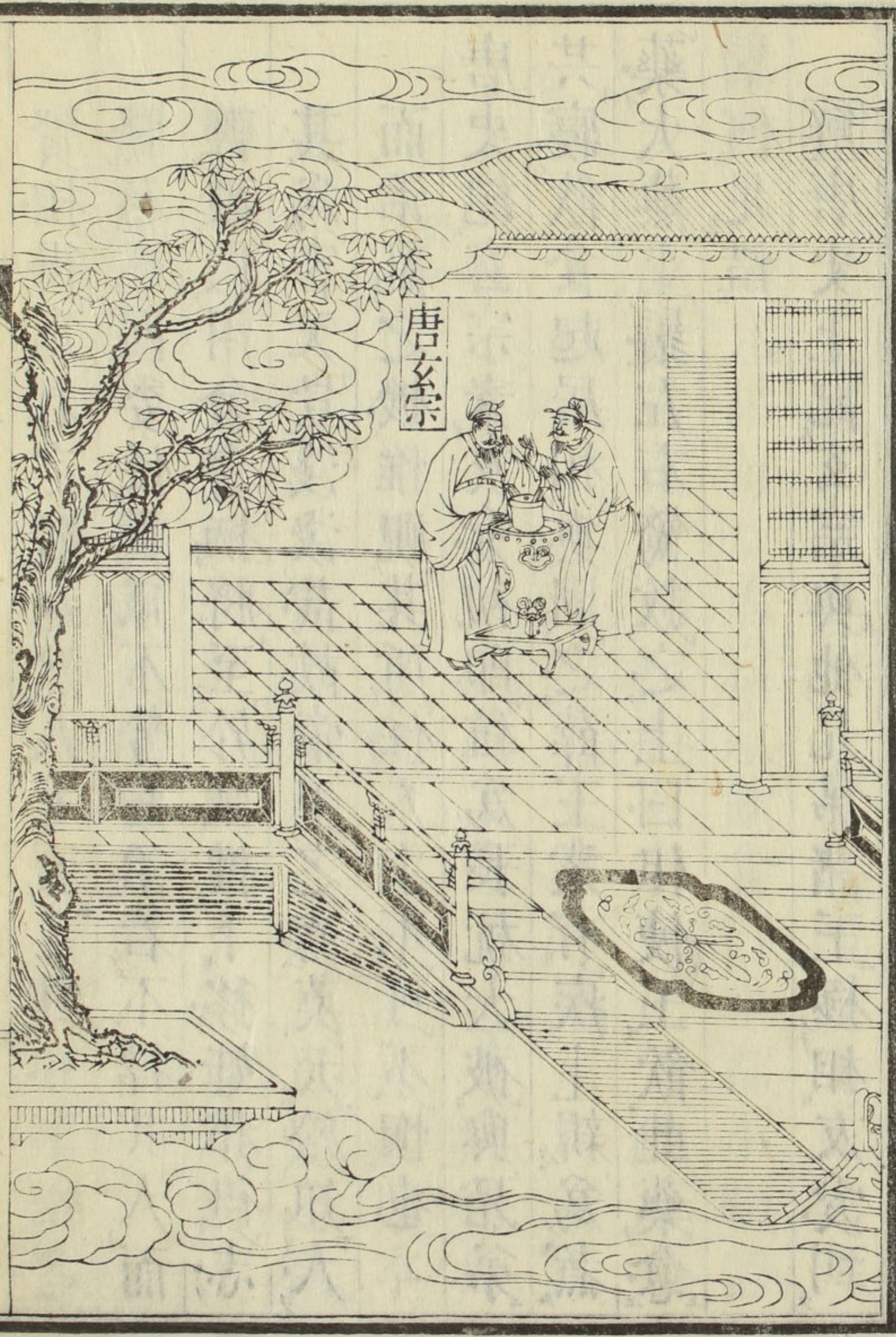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玄宗卽位之初勵精圖治知道姚元之是箇賢臣以他爲宰相每事必訪問他元之素有才能練達政事隨問隨答如響之應聲同僚官皆不能及但從後唯諾而已於是玄宗專意委任之一日元之面奏請以次序陞轉郎官玄宗不答應他只仰面看著殿屋元之又再

三奏請玄宗終不答應元之只說玄宗恠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趨走而出及朝罷內侍高力士諫說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禮他玄宗說我將國家的事都付託與元之委任至重惟大事當奏聞我與他商議今郎吏小官也來一一奏請豈不煩黷耶這是玄宗專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知心懷疑懼適遇高力士以傳奉旨意事到中學省中將玄宗的言語備悉說與元之元之心上纔喜群臣聞之都說玄宗不親細事而委任

兄弟友愛



唐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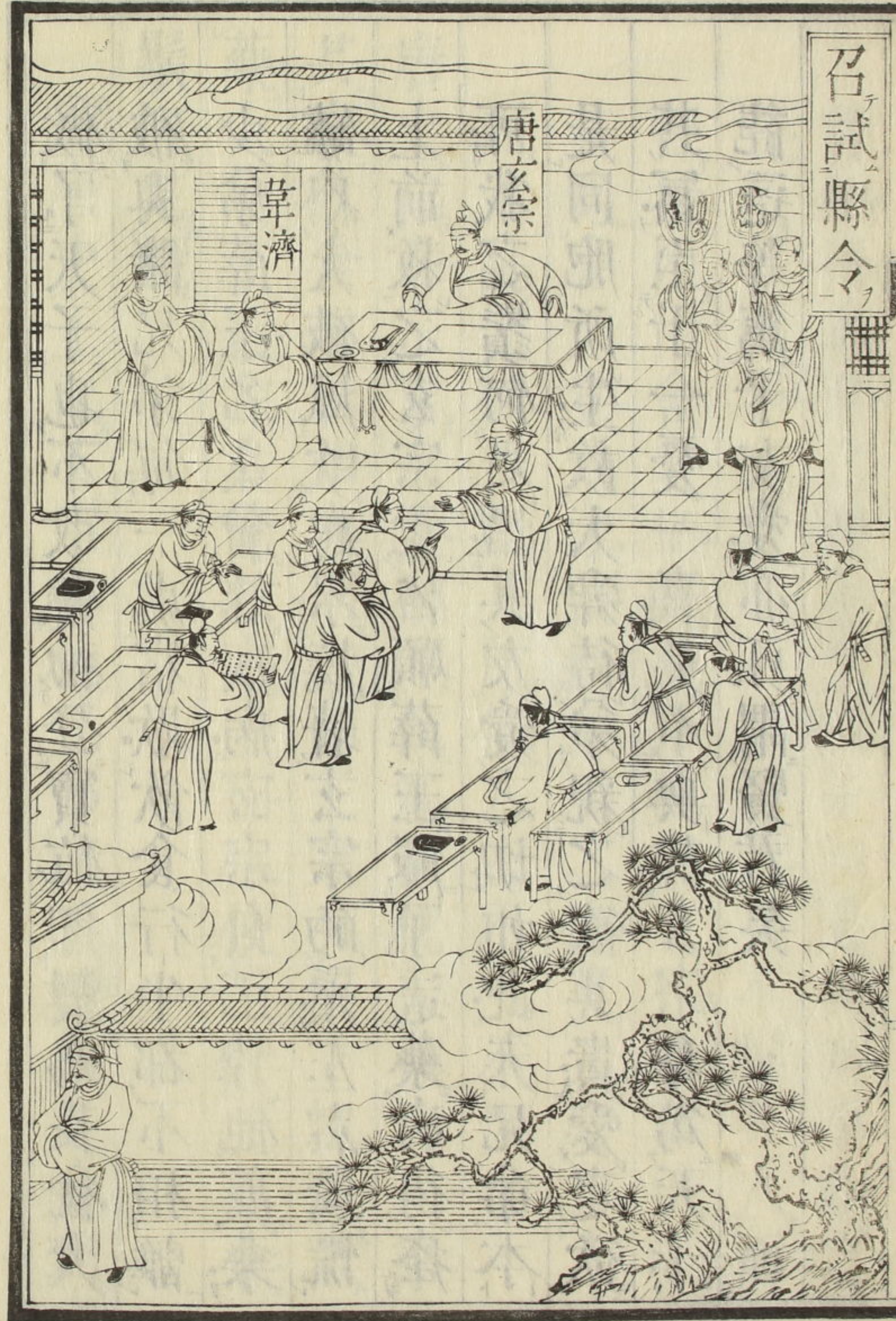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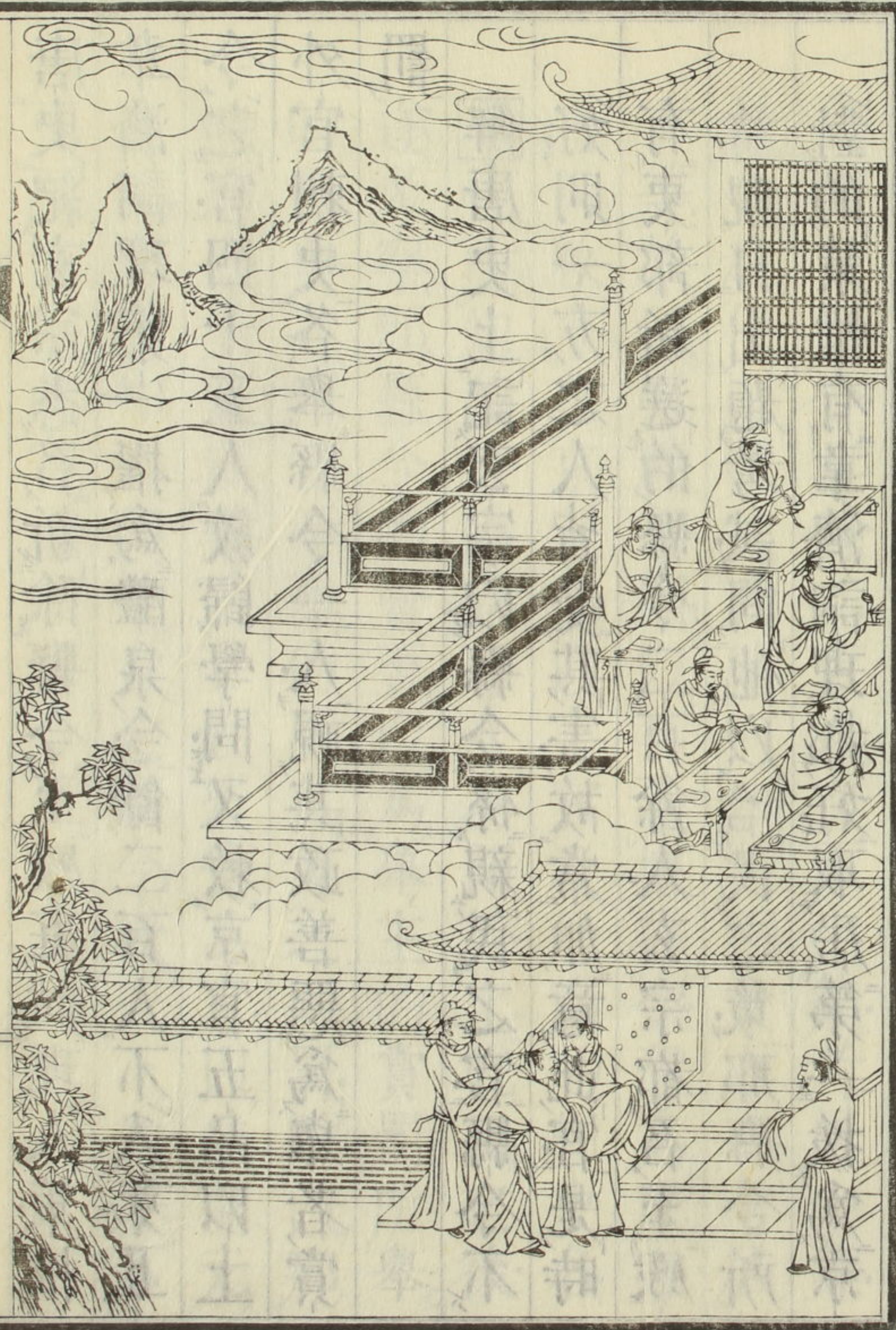


賢相得爲君之體也。然人主須是真知宰相之賢，乃可以委任責成，不勞而治。若不擇其人而輕授以用舍之柄，將至於威權下移，奸邪得志，其爲害又豈淺淺哉？故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而治亂之機，惟視其所任。人主不可不慎也。

唐史紀玄宗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共寢，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火熱，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愈鬚何足惜。」

解唐史上記玄宗與他兄弟諸王極相友愛，到

做了天子，也不改變。初登寶位，卽製爲長枕大被，與諸兄弟每一處宿歇，飲食行坐都不相離。少弟薛王名業，曾染疾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藥，鑪內火被風吹起來，燒著玄宗的鬚，左右驚慌，上前救之。玄宗說：「但願薛王服了，這藥病得痊可。我之鬚何足惜，其友愛之切如此。」夫兄弟本是同胞所生，故大舜待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至于一憂一喜，莫不與共。玄宗身爲天子，能這等篤于友愛，亦可謂賢君矣。



召試縣令

唐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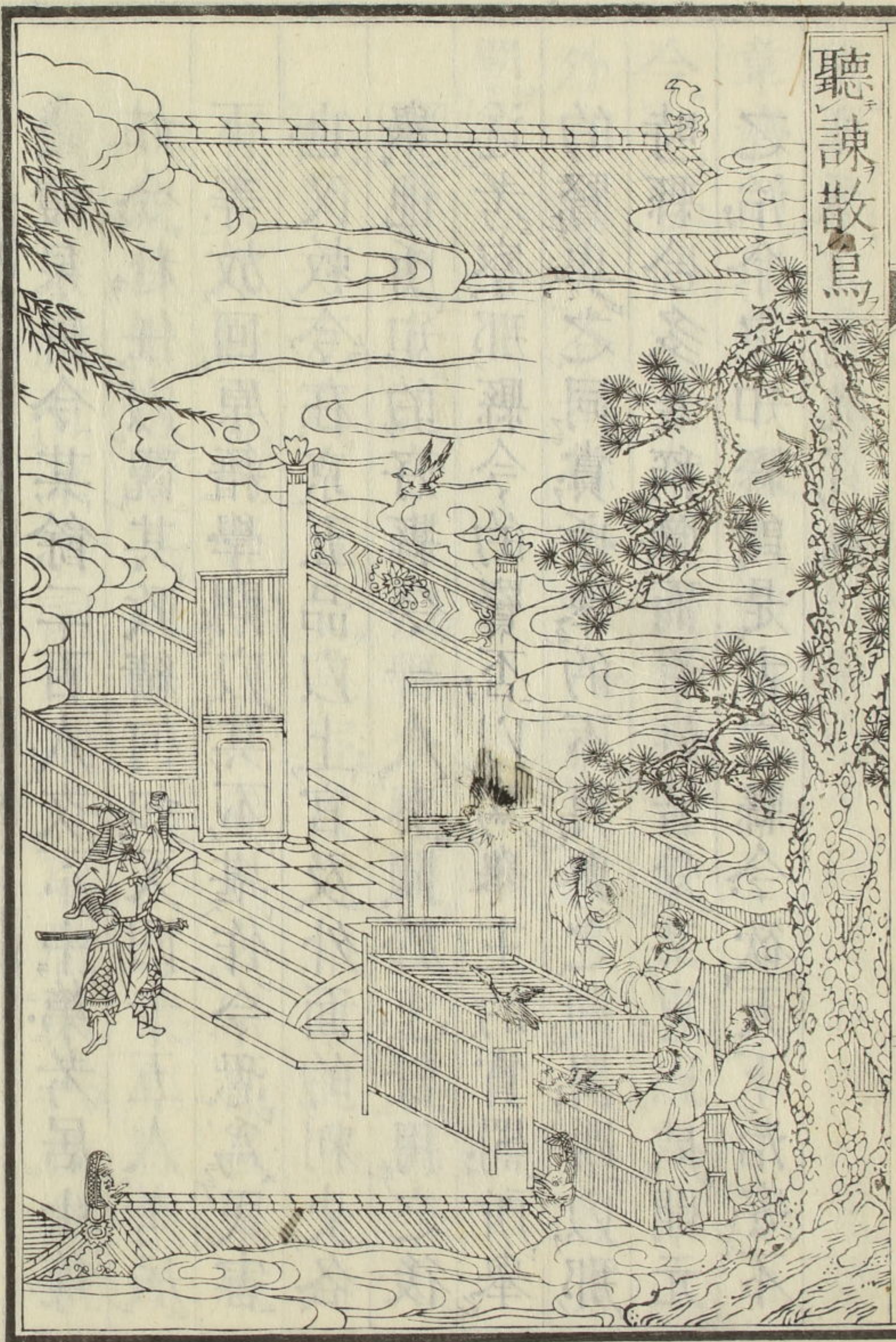
韋濟

唐史紀玄宗悉召新除縣令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又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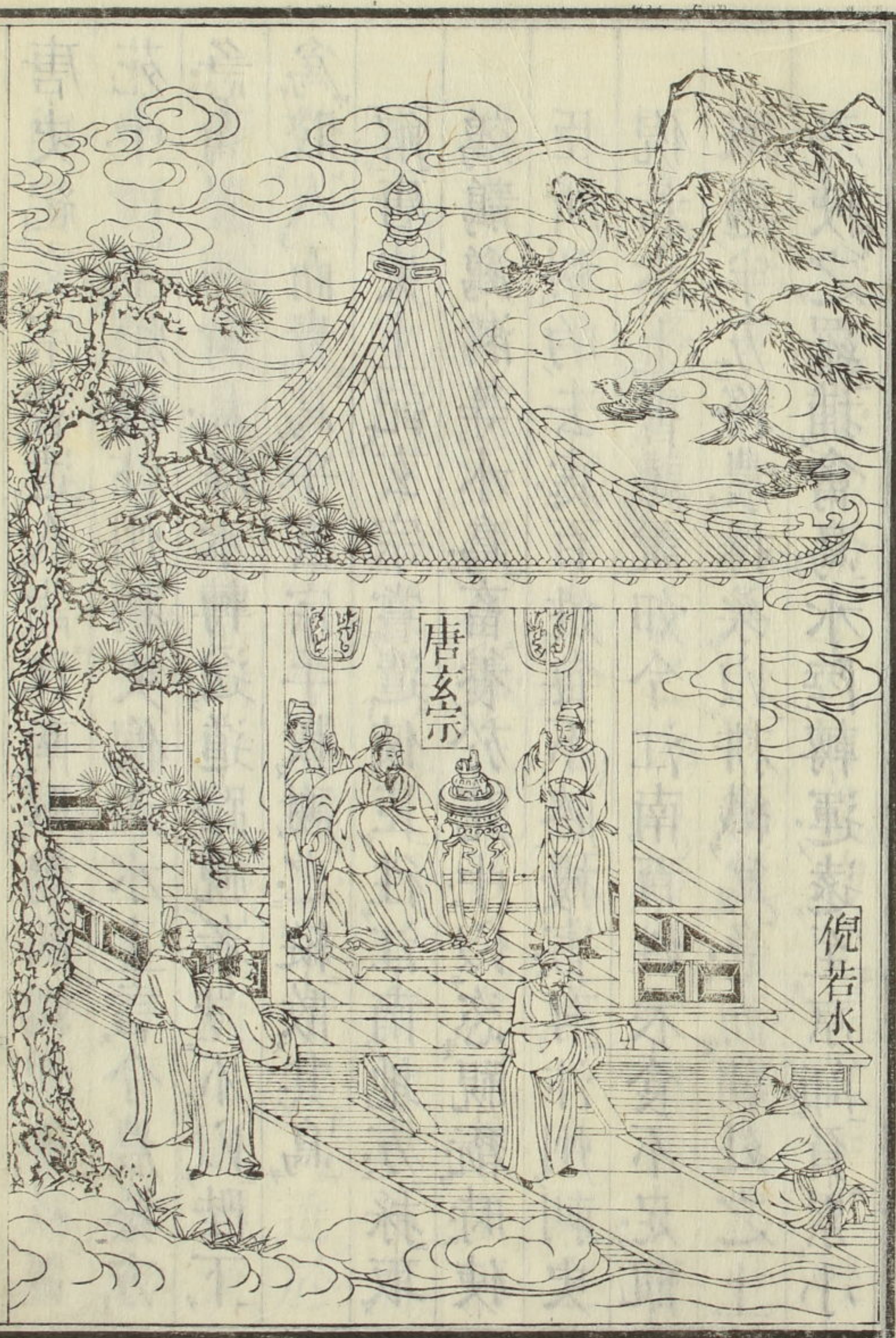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玄宗以縣令係親民之官縣令不好則一方之人皆受其害故常加意此官是時有吏部新選的縣令二百餘人玄宗都召至殿前親自出題考試問他以治民之策那縣令所對的策惟有韋濟詞理都好取居第一拔爲京

畿醴泉縣令其餘二百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觀其政績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學問以其不堪作令恐爲民害也又敕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及外面的刺史各舉他所知的好縣令一人奏聞於上既用之後遂考察那縣令的賢否以爲舉主的賞罰所舉的賢與之同賞所舉的不肖與之同罰所以那時縣令多是稱職而百姓皆受其惠以成開元之治今之知縣卽是古之縣令欲天下治安不可不慎重此官也

聽諫散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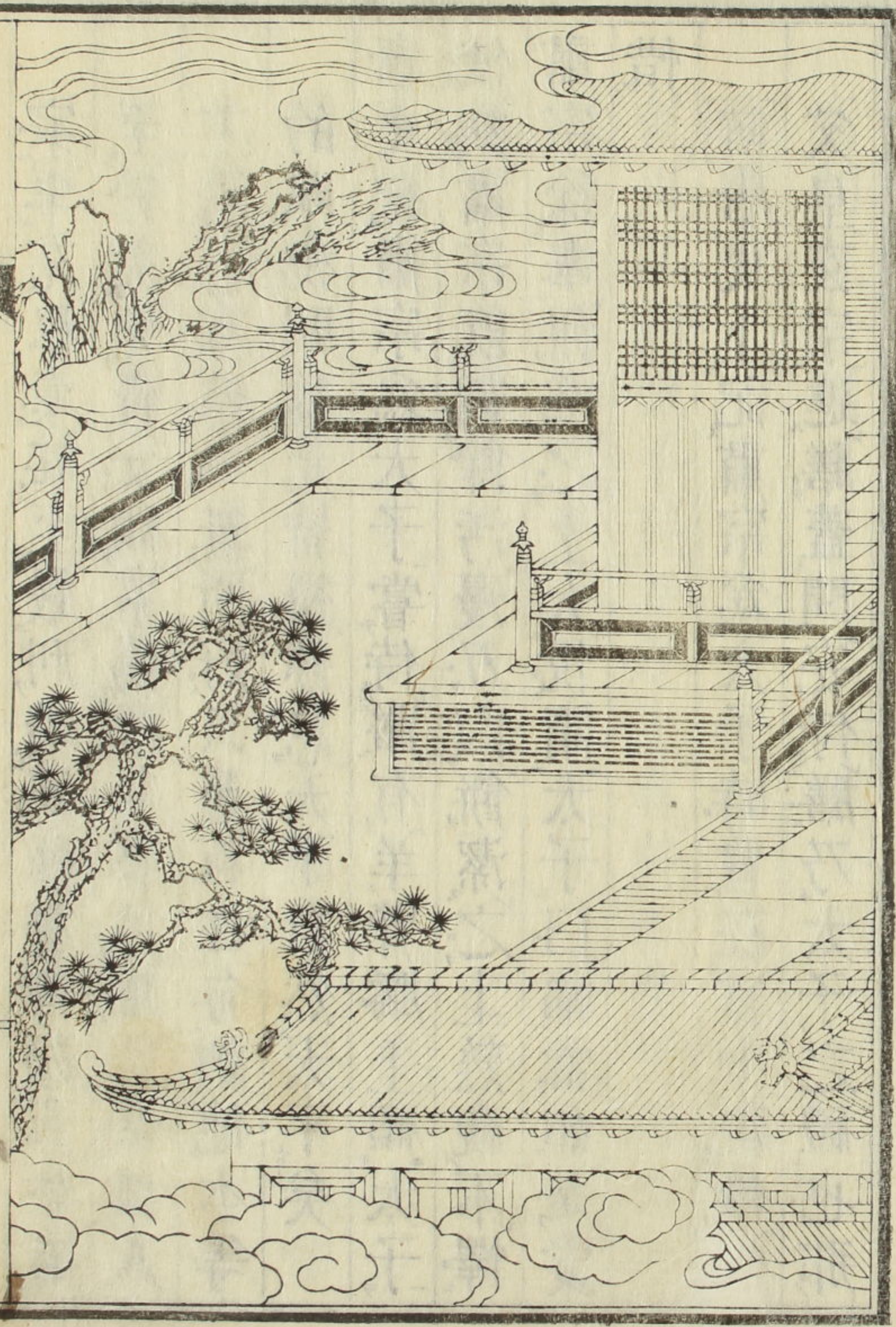
倪若水



唐史紀玄宗嘗遣人詣江南取鵠鵲鵲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陸水轉送道路視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玄宗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解唐史上記玄宗嘗遣使臣往江南地方採取鵠鵲鵲等水鳥畜養於苑中以恣視翫時使臣所到的去處百姓每不勝擾害有汴州刺史倪若水上書諫說如今江南百姓衣食不足飢寒過半方務農採桑以耕織爲急而朝廷之上乃使之羅捕禽鳥水陸轉運遠至京師負累小

民騷擾地方那路上人看見的豈不說陛下輕視民命重視禽鳥爲賤人而貴鳥乎何故爲此不急之務好此無益之物以虧損聖德也玄宗一聞若水之言深合於心卽發手敕一道謝之因縱散其鳥不復採捕嘗聞召公之訓武王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人主之好尚不可不審也玄宗愛鳥近於禽荒一聞若水之言卽命散之可謂從諫如流矣然不但禽鳥一事但凡人主喜好那一件物卽爲地方之害蓋官吏奉承指一科十半入公



啗餅惜福

家半充私橐甚至嚴刑峻罰催督苛擾百姓每至於鬻兒賣女傾家蕩產其害可勝言哉惟人主清心寡慾一無所好只著百姓每納他本等的賦稅則黎元皆得休息天下自然太平矣唐史紀肅宗爲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解唐史上記肅宗爲太子時曾在宮中親侍他父皇玄宗進膳蓋問安侍膳乃太子之禮也那

席間有一塊羊臂臠

音猱臂不節間肥肉也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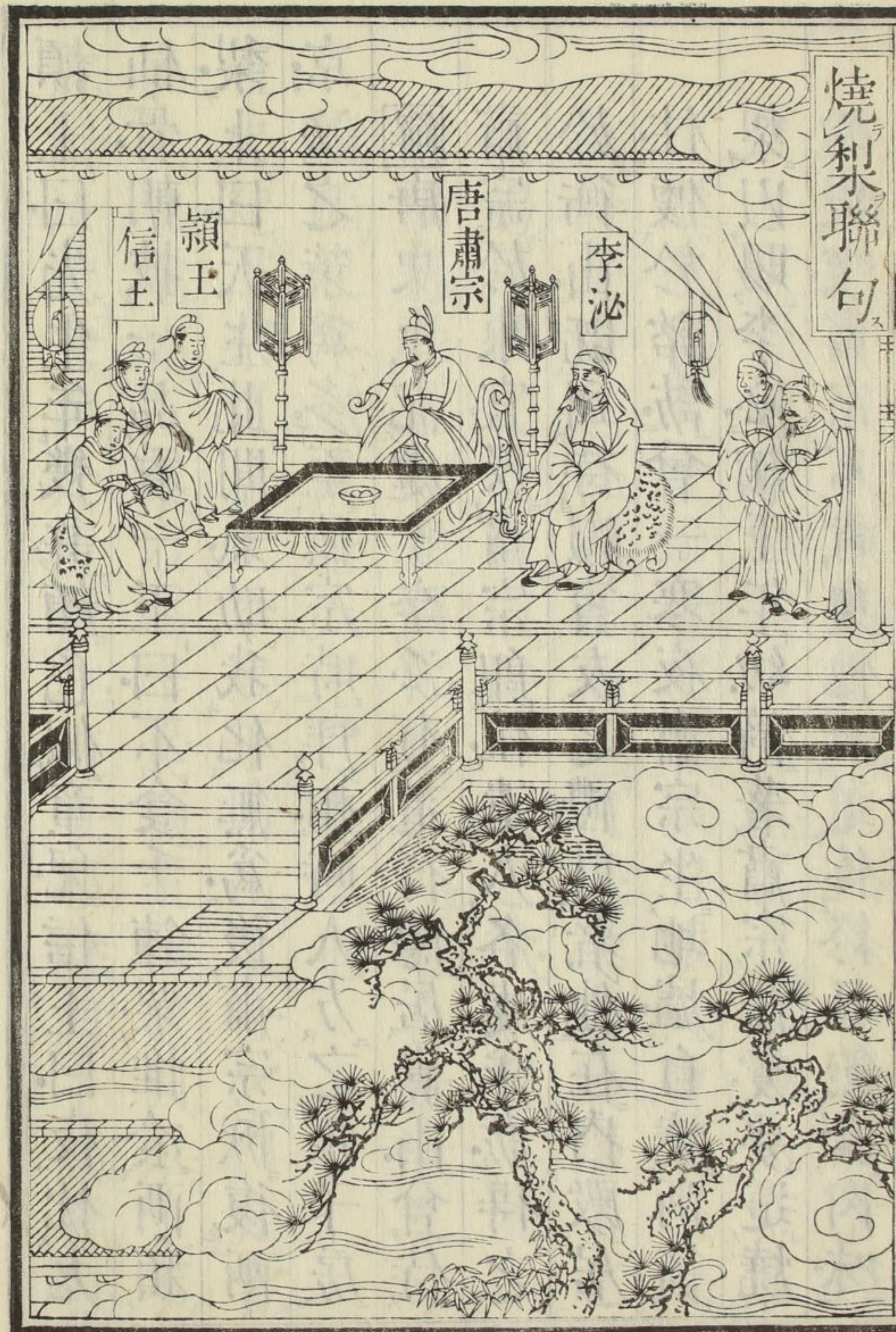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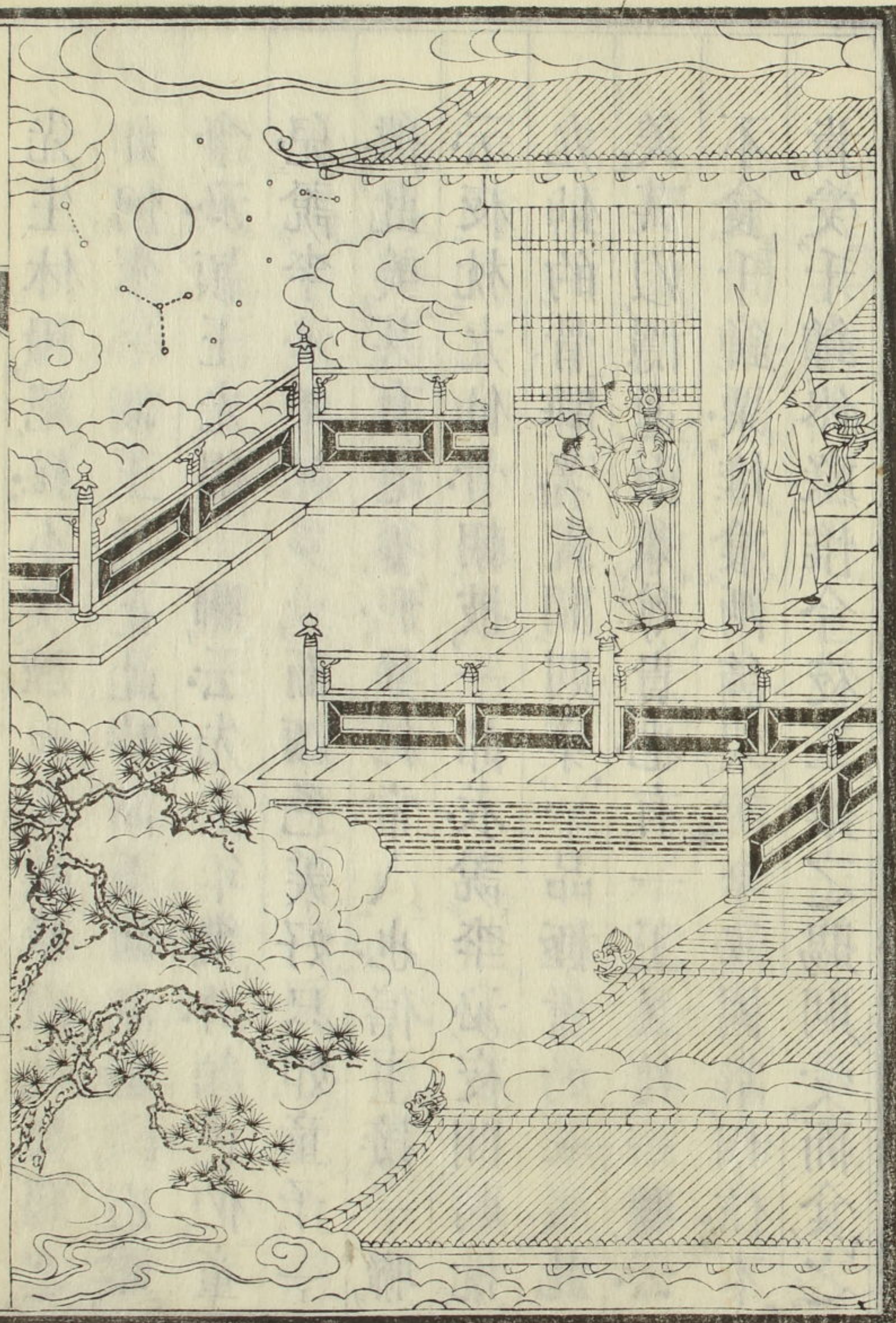
宗欲食之顧視肅宗著他親自割切肅宗承命就用刀割切了因刀上有些羊脂污漫取一塊餅將刀揩得潔淨玄宗見餅乃食物而以之拭刀爲可惜注目看著他有不悅之色肅宗從容舉起那餅放在口中喫了不敢拋棄玄宗方纔大喜遂對肅宗說道凡人福祿有限應當如此愛惜太抵自天子以至庶人福分雖有大小然皆以樽節愛惜而得長久暴殄糜費必致短促譬之井泉徐徐汲取則其來無窮用之不盡

若頓行打汲則頃刻之間立見其乾竭矣所以自古聖賢之君雖尊居九重富有四海而常服浣濯之衣不食珍奇之味減省服御愛養民力故得壽命延長國祚綿遠彼齊後主隋煬帝之流竭萬民之膏血以供一人之欲如恐不足一旦福窮祿盡身喪國亡豈不可悲也哉唐玄宗惜福二字誠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唐史紀肅宗召處士李泌于衡山至舍之內庭嘗夜坐地爐燒一梨以賜李泌潁王恃寵因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聯句

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後肅宗恢復兩京泌之策爲多至德宗時拜相時人方之張子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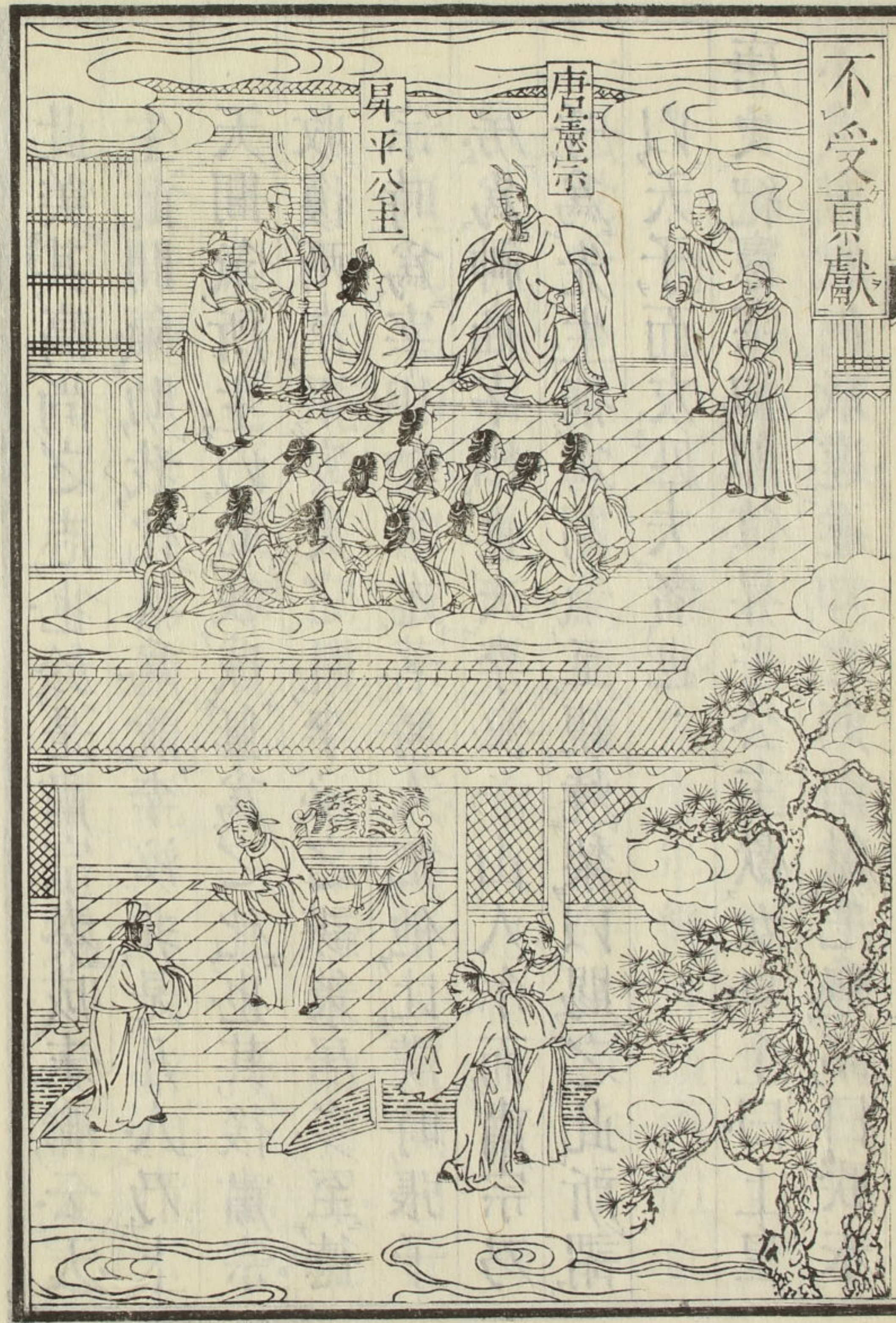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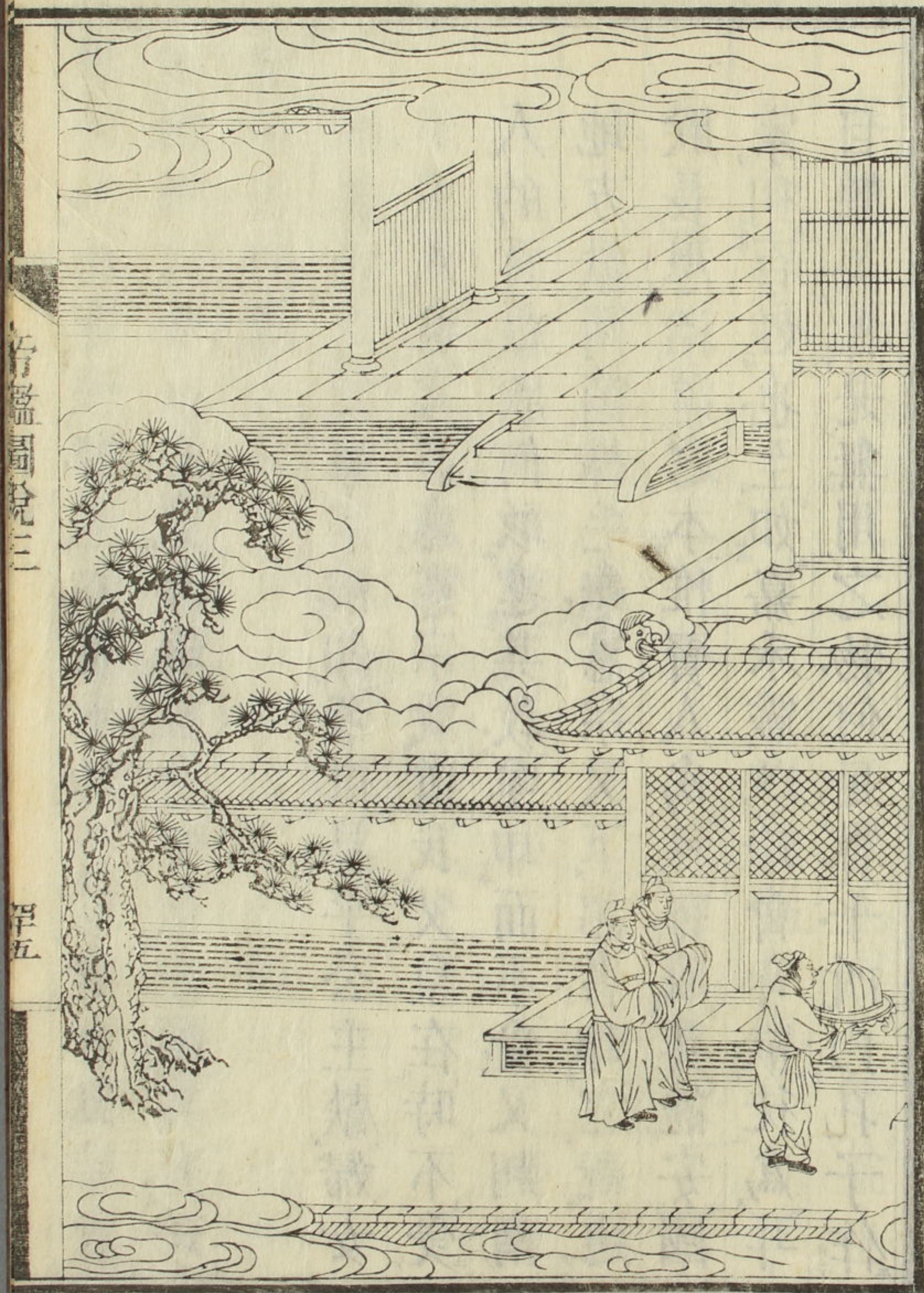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處士李泌有道行隱居嵩山曾侍肅宗於東宮及肅宗卽位遣人各處求訪得之於衡山既到待以賓友之禮就著他在內殿居住僂於諮訪曾一寒夜肅宗坐地爐自燒兩箇梨以賜李泌潁王年幼倚著肅宗寵愛要這燒的梨喫肅宗不肯與他說道你終日飽食肉味的



先生休糧絕粒不喫煙火食故我以此梨賜之
如何來爭。潁王乃止。此時諸王因請聯詩以贈。
李泌潁王先倡一聯云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
兒說李泌年紀多少而顏色美好只如童子一
般此美其有道養形異於常人也。信王接一聯
云夜枕九仙骨睡著晝間則穿一品衣說李泌夜間則枕
九仙的骨睡著晝間則穿一品極貴的衣服此
美其以隱逸而兼尊貴也。有一王又接一聯云
不食千鍾粟惟食兩箇梨說李泌固辭相位不
肯受千鍾俸祿惟今夜二梨之賜則受而食之。

此美其高尚之志也。於是肅宗奏成末聯云天
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說李泌非是凡人乃上
天間氣所生以助我成無爲之化也。其後肅宗
收復兩京平安史之亂李泌之謀策居多至德
宗時爲宰相功業尤著時人把他比漢時張子
房爲神仙宰相也。夫李泌一山人尔而肅宗乃
呼爲先生稱爲間氣至親燒梨以賜之此所謂
以天子而友匹夫者也。

唐史紀憲宗初卽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
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詔曰朕永



不受貢獻

唐憲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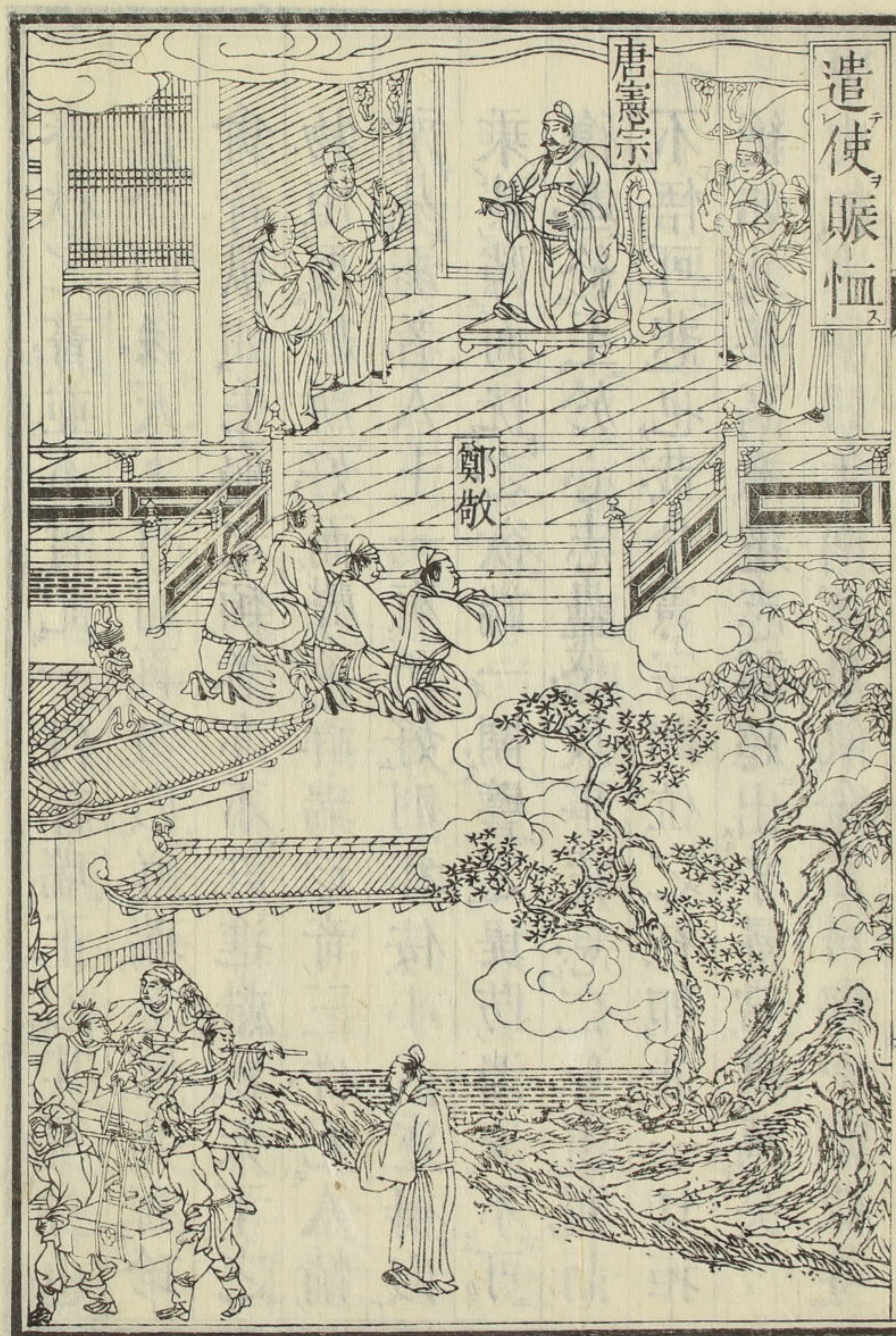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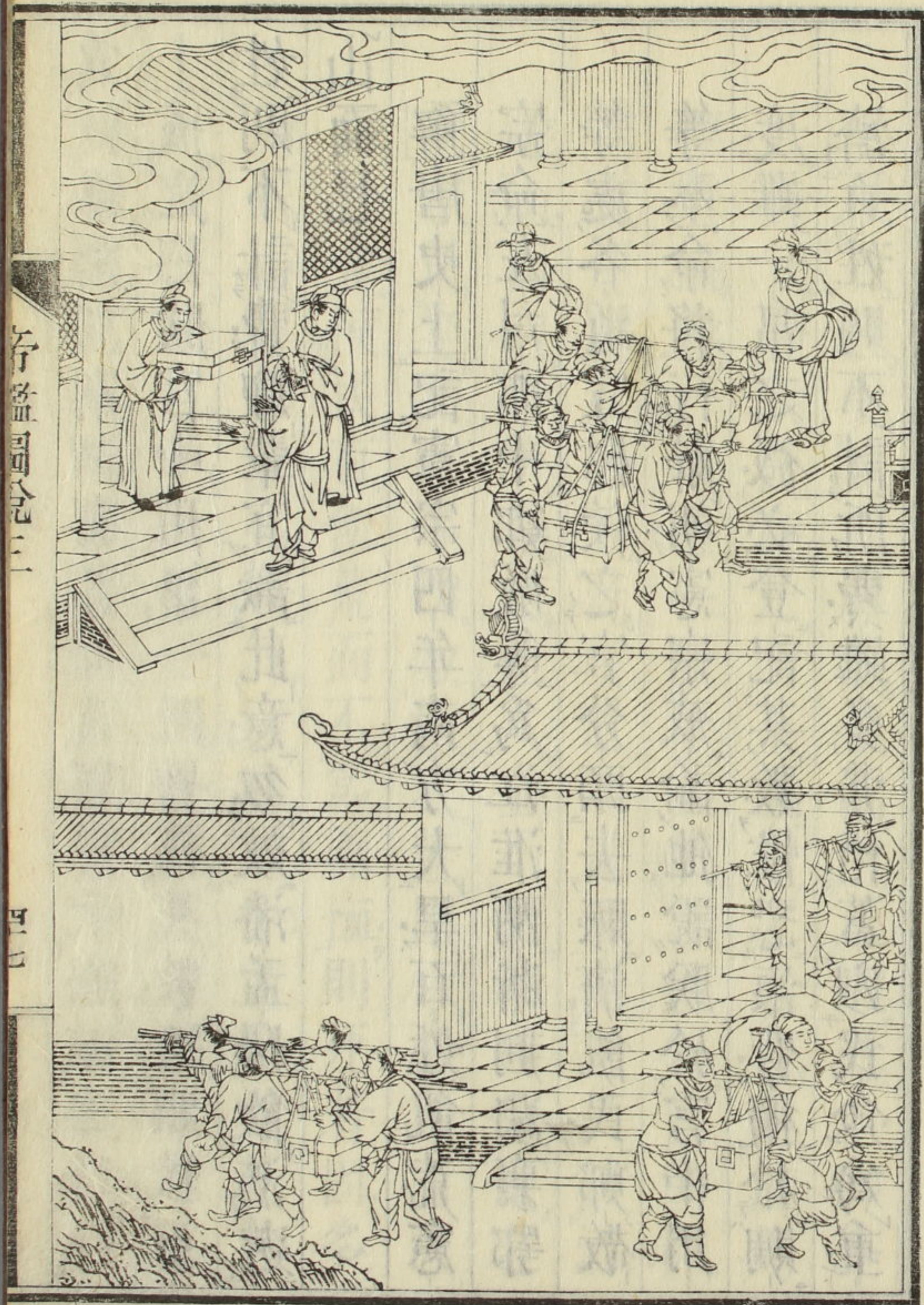
昇平公主

思理本所實惟賢至如嘉禾神芝珍禽奇獸皆虛美尔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其有珍禽亦毋得進

解唐史上記憲宗初卽帝位昇平公主獻婦女十五人進宮答應憲宗說道我父皇在時不受人的貢獻朕何敢違其教遂却而不受又荆南地方獻兩箇綠毛龜憲宗又下詔書却之說道朕長思治道之本惟賢人爲可寶取其能安國家利百姓也至如嘉禾靈芝珍禽奇獸徒爲耳目觀美都是無用之物何足寶乎所以孔子作

春秋之書並不曾記一件祥瑞正以其無益也自今以後天下有司再勿以祥瑞奏聞其有珍禽奇獸如毛龜之類者亦不許進獻蓋天下之物恒聚於所好而聲色祥瑞珍奇三件尤人情所易溺者人主一有所好則邪佞小人遂得以乘其隙而恍之欲端一開譬之堤防潰決不可復塞終至於心志蠱惑政事荒怠亡身覆國而不悟可悲也哉今憲宗卽位之初卽能一切拒絕如此其高識遠志誠超出乎尋常萬萬矣

唐史紀憲宗四年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



遣使賑恤

唐憲宗

鄭敬

爲江淮兩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解唐史上記憲宗四年南方大旱百姓飢荒憲宗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兩浙荆湖襄鄂等處各道宣慰使之官分頭去賑濟飢民鄭敬等奉命將行辭朝憲宗戒諭他說朕於宮中用度雖一帛之微必登記其數惟恐浪費獨於賑濟百姓則不計所費雖多弗惜蓋以民命爲重

必使百姓受惠而庫藏盈縮所不暇計也卿等此行宜體朕此意凡所至飢荒之處務要量其輕重備查戶口逐一散給必使百姓每箇箇都霑實惠纔好若前此所遣潘孟陽出去只飲酒遊山而以賑濟委之他人全不體朝廷愛民之意深負委託卿等切勿效之蓋國依於民而民依於食使民有飢荒而不爲賑恤則死者固多而民心亦離散矣將何以爲國乎憲宗有見於此故薄於自奉而厚於恤民可謂知用財之道得保邦之本矣宜其爲有唐之令主也歟

此姑事外自本而舉外則男而下其職而後之也
而乃心亦輔贊矣其曰則其國乎憲宗既崩其
子幼食其力而增其而不食其財則其亦同之
意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
意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
意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
意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
意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意者其謂其財也其

